



煉獄雜憶

“上鏡集中管續篇”



一青著

東北書店印行



2926047

一 青 香

煉 獄 雜 憶

〔上 經 集 中 營 〕 續 寫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一 九 四 七 年 七 月

前 言

許多同志集體創作的「上德集中營」已經出版。他們寫的，可歌可泣的英勇鬥爭的故事比較多些。我少寫了這一方面，多寫了些可笑可憐可恨可惱的東西。如果海內作家用這兩方面材料寫一個長篇，到可成爲一部反法西斯文學的巨著。

集中營裏可以寫作的材料實在太多，我不會選用組織，真有從何說起之感。而且事隔有年，一時也記不起許多，所以我只能把追憶得出的，零零碎碎湊起來，寫成這篇「雜憶」。所寫的都是我親歷親見親聞的實事，有許多雜友同志可以按證。其中年月日、數目字、事件順序，或有記錯，但亦不過「或有」而已。

人物的名姓，有的我確實忘記了，大多數是有意不寫出的。我的許多朋友，他們對我崇高雄烈的友情，我是銘感終身的，他們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一樣永不會忘的。只是他們現在都還在法西斯反動統治下生活着，未得他們的同意，寫出名姓，他們或許會不高興，而且於他們確有所不便之處。

至於大小特工及其同類，在我與他們別後的幾年中，或許有的已經洗手不幹這絕滅人性的勾當，正在做着人所做的事了。我們要揭露、要反對、要消滅的是整個法西斯特工政策的罪惡，而不是對某

一個人的本身，只要他一旦放下屠刀，便可立地成佛。因此我也不寫出他們的姓名，蓋寓有不傷忠厚，與人爲善之微意云爾。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坐了五個多月的幾處牢監之後，被解到江西上饒第三級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的西山牢監。一座廟裏關着百多犯人，有漢奸、有強盜犯、有普通刑事犯、有政治犯、有帶着姨太太服侍的高等犯人，有穿着破單衣褲整日蟄伏在禾草堆裏的低等犯人，形形色色，洋洋大觀。

其中有個和我同姓的鍾友，他本是少將軍雷處長，判了十四年徒刑，已坐了一年零。再過幾個月就可用調服軍役的名義出去，自由地依法去贖罪回功了。他很熱情和我認了五百年前的本家，對我特別關心，一天早晨他急急跑來通知我。

「你就解到別的監房去哩！趕快準備。」

我問：「解到那裏去？」

「這可不知道。這裏有三四處官司機關，往處不止一個監房。最苦的是政治部茅家嶺的監房，依你的案牘，恐怕會到那裏去。」

我說：「已經換過五個監房，苦也苦夠了，再苦也不過如此吧！」

「那不同！那不同！那裏真吐苦！」他鄭重地說。

「怎樣苦法呢？」

他想了下說：「總之，別的地獄房還有監房中的自由，那處監房之中有監房。別處還是十八層以上的地獄，那邊是十八層之下的。」

我問：「是不是特務機關？」

「正是！正是！是屬於特務專員室的。你得趕快準備，東西不要多帶去，尤其是筆墨書籍，全身要搜在邊的。錢藏好，有錢總可以少吃苦，最要緊！最要緊！」

我感謝了他的指教。知道事情更不妙。把東西檢點了一下，把幾百塊錢分散藏在六七個衣袋中。不久，有兩個槍兵來押送我。那本家雜女爲我攔了個擁快來，搖着衣角走。大路小路，繞繞轉轉，走了十多里。太陽快下山了，我問還有幾多路，是不是上茅家嶺。一個槍兵點了點頭。我的心沉下去，想死去即使燒燬不死，也從此墮入深淵，不知何年何月爬出來。翻過小嶺，就見到山下一座孤廟，門口站着衛兵，我就被帶到這門口。

進門就有一個年青軍官走來，把我的鋪蓋衣包隨便撒開了幾把，他指着空子說：「好，你就在這裏坐一坐，等一會。」我想那本家雜女的話，有點言過其實，這個看守軍官還不見得。

我坐下來，看到左廂兩間狹長的監房，五六尺高的石牆上，排着短木柵。許多蒼白的臉孔，夾在短木柵之間望着我。右邊也有廂房，門口有幾個女的，探着頭張着我。年青軍官在廳上踱來踱去，想和我說話，又不說。

直等到上燈，衛兵在說：「管理員回來了。」門口跌衝進一個人。青年軍官對那人說：「管理員，我給你收下一個犯人。」那管理員口中「好！」「好！」地應着，衝過來指着我說：「你把衣服解開來！」我一面解紐扣，看那管理員穿着一身新的草綠色的制服，軍帽高挺在腦後，亂髮下面一對三角醉眼，眼珠滿繃紅筋，眼下一只鷹尖鼻，鼻端歪在半邊。他衝上一步，問我有沒有錢。一股酒氣夾大霧氣，直噴過來。我閉着氣從草衫袋裏取出一疊鈔票遞過去。他問：「還有嗎？」伸手捏我棉袍袋，又被取出幾張鈔票。「你這個人不老實，我不會要你的！」他說着又伸手摸我棉襖袋、襯衣袋。他把我週身捏了又捏，褲子褲筒都摸捏過。叫我脫下鞋子，他捉着鞋子倒抖幾下，反覆驗着。又叫我打開鋪蓋，他把被頭抖了又抖，捏了又捏，然後丟在地上，再要我打開衣包，我捏住了藏着鈔的衣袋，一件一件抖給他看。他哼了一聲，我把衣服包好。他兩眼釘住我看了一會，說：「錢、衣包都存在我這裏，不會少你的。」回頭對衛兵說：「X在長，開大籠子！」說罷牽起我的衣包跌衝進廳後面去了。

衛兵開了籠門，我披蓋被頭，低頭側身挨進籠門。在一條燈心的油燈光下，見到一間不到二丈，闊約一丈二三尺的房間，左右兩條連高鋪，睡滿着人。兩鋪中間夾着一條空隙，是進出路，可是聞蓬頭髮聞聲即掛出在鋪沿，排滿那條進出路。我呆立了一會，看到裏面牆角邊，似乎有個空隙，想就在地上的胡亂睡一晚再說。一陣騷動之後，好容易挨到角上，原來是擱着一只滑桶。我正在進退不

得，一個聲音在說：「睡是沒處睡了，大家靠著坐一夜再說。」一個青年坐起來招呼我，「到這邊來」，我挨過去就靠著那青年坐著。

好容易過了一夜。天亮了，大家坐起來。我見同室難友卅多個，有老的，有年青的，也有十四五歲的小孩。有幾個是文質彬彬的，有幾個是粗漢，更有三個和尚。據說都是政治犯，異黨罪。

我從難友這裏探問了這監房的情形和規矩。知道那管理員綽號叫「狗頭」，非常兇，犯人的生活都歸他管理。那青年軍官不是特工，是守衛排排長，專負責戒之責，不管犯人的事，和狗頭攪不好的。這監廳有兩個籠子，共有五十多個犯人。另有一個候待室，除了二三個政治犯之外，其餘五六個是特工，或是犯了特工紀律，或是闖了禍，到這裏來坐禁閉的。那門口的一間房子，關著四五個女犯。我們的籠子終日關著，除了大便，不准到籠外，不像別的監獄，每天有放籠的時間。不准高聲談話，不准看書報，不准通信接見親友，一不小心就要詰木籠。那木籠就放在廳上，大小正夠直立一個人身，木柵上纏著三角刺的鐵絲，站的人如靠著木柵，便會刺得皮破血流。如果被罰站木籠，輕則三四小時，重則一日一夜，甚至二三日，曾經站死過人。

上午衛兵來叫我到管理員那裏去。進了廳後，左邊一間房子，管理員坐在桌邊，他就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告訴了他。他提起筆寫在簿上，我糾正他幾次筆劃，他寫了多時，嫌我的名字不好，筆劃太多。

「你是什麼案子的？」他側着三角眼問我。

「我不知道」。

「你這人真不老實！自己犯了罪，還說不知道！」

「我沒有犯罪！」

「不犯罪！難道讓你來做上客嗎？哼！哼！」歪鼻子在冷笑。

我想告訴他被捕經過。他說：「我不來問你這些。你到這裏要守這裏規矩，不要看他們搗亂份子的樣！」

我說：「是！」

他看了看簿子又說：「你的錢存在我這裏，要買什麼東西可以給你買來。你的錢是不是九十六元？數目要弄清楚。」

我計算至少該有一百五十元，但我說：「這沒有關係，不過用完了，可不可叫外面的朋友送來！」

「你有什麼朋友在上籠？是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他探我口供了，我說了兩個朋友的名字，一個是三戰區經濟機關負責人，一個是長官部的秘書，是三戰區有聲望的。管理員聽到這兩個名字，臉色和緩下來，帶着不信的口氣反詰：「是你的朋友？」

我答：「是要好的朋友，要錢要什麼，只要通知他們，就會送來的。」

「這兩個我也知道，他們爲什麼不幫你的忙？」

我說：「他們還不知道我關在什麼地方哩！我在上樓的朋友還有幾個，他們大概都在找帶我吧。」

管理員又問我那朋友的名字，當他聽到幾個三股區軍政要人的名字，並且我能夠說出他們的職位籍貫面貌之後，那青皮臉上裝出笑容，叫我坐下來，又問我究竟爲了什麼案子；我把被捕的經過約略說了說，他同情似的說：

「有許多事也難說，你且安心在此，終歸水落石出的。」

我要求他送信給一個朋友，他答：「本來是不准許的，但看你這人還忠厚，可以私下幫忙帶出去。」我寫了二三句話交給他，他收受了。（後來我知道他並沒有送去。）我致謝了他退出來。

不久一個衛兵來叫我移到一個小籠子裏，據說比大籠子好一些。那小籠子比大籠子小一半，住着十七個人，却看不出有什麼好一點的地方。難友們給我安排了舖位。有個立在舖上往外望着的難友說：「報告好消息，飯來了。」衛兵來開籠門大家準備好碗筷。先拿進三五鉢的茶湯，分放在舖上。以後拿進一桶飯來，大家圍搶上去，用碗到桶裏鏟飯，有的滿碗，有的大半碗，端起來就拚命往嘴裏塞。我找不上去，一個難友放了自己的碗，給我盛了一碗。我的飯量雖不大，但這樣的碗至少吃三碗。

才合飽。我急急地吃完了一碗，桶裏的飯早光了。每餐手快口快的可以吃到兩碗，一般的只能吃到一碗或一碗半。一週難友教我經驗，第一碗飯不要吃菜，把飯很快的咽下，盛到第二碗再吃菜下飯。我照他的辦法，也沒盛到第二碗。

有一個專員寧的組長來視察，到籠門外看了一下，叫大家都安心，不久要辦訓練班，都可到訓練班去受訓，受訓完畢就可以自由云云。大家半信半疑的聽着。他又問有什麼生活上的問題，可以提出來。大家說：「飯吃不飽。」他說：「飯怎麼會吃不飽？」他答應調查。那組長走後，管理員就大發脾氣，他說：「上面發下來每人每天八合米，那有不夠吃之理？你們這班餓死鬼，不知怎樣吃法的。要公家領來的米，照數交給伙夫，難道我來措你們的油不成？你們不相信，以後可以每籠派一人來監督煮米，監督伙夫煮飯。我是很公開的，你們却在組長面前告狀，老實對你們說，各人管各人的職，組長也管不到這裏的事，諷刺些！」大家挨了一頓罵，不作聲。

第二天派了煮飯監察，到管理員的房間裏去煮米。按照每人八合的數目十足煮到，又看監督伙夫煮飯，一點不少。但煮出來的飯，仍沒有多，我仍舊只能吃到一碗。

二三天之後，煮米的監察人從廳後拿了斗桶并一塊圓的斗底板出來，叫大家看。原來那斗桶是火底的。大家嘩鬧起來喊：「叫狗頭出來講話。」守衛排長叫衛兵請管理員出來，排長叫大家打報告，領桶上去。這一來狗頭威勢殺下了一點，好幾日不罵人。

我以後每天可以不換俄。但又來了幾個新一客人，一丈五六尺長的舖，睡著廿個人，每人只有七八寸闊的地位，你壓壓我的腿，我壓痛了你的肋骨，擠得不開交。於是每人分好尺寸，釘上竹釘，免得亂擠。我在兩釘之間，側身而臥。患落失眠症，越睡不熟，虱子趁會搗亂，一轉頭就會藏在釘上。大家因得骨頭發痛，只指望早日去受訓，但那消息沒有再聽到。

半個多月後，我有個朋友由政治部派人賄來看我，并由專員鑒准我坐優待室的條子。從此我出了籠子坐優待室，但我未能從十九層地獄爬上一層。在籠子裏雖然飲食雖艱苦一些，但一心一意坐牢監和難友們隨便談話，倒也過得日子。在優待室裏吃的睡的雖然好些，而且還可到門外晒太陽。但和幾個特工犯人以及管理員排長衛兵等應付交際，一言一動須十分留心。那特工犯人都有向專員呈報告其他犯人行動言語的任務。我雖然十二分的留心，但管理員對我常常不滿意；因為我時常同籠子裏的犯人談話，送東西進去，不得他的同意叫衛兵私下送信出去，買東西進來，知道他沒有錢的時候，有意搗蛋問他索取存款。有一個姓X的難友是個小學教師，和我同時出來坐優待室的。他和管理員攪得很好。他當面稱贊管理員年青貌美，應該有個好妻子。他有個表妹品貌很好，他可以做媒，并且把一張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女人照片給管理員。這使管理員開心得三角限臉得一條縫，把照片看了又看。他們的條件是管理員幫X先生的忙，X先生一出去就介紹表妹。過了幾天管理員說已爲X先生向專員稟活動好，但須X先生寫一張自首報告。X先生猶豫徘徊了整天，連吃飯也心不在焉。晚上他決意寫報

告，他同我說：「他並非共產黨員，是冤枉的，寫寫，似乎也不要緊。但他拿筆筆仍在猶豫。我對他唸了一句：『嗟呼！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他臉孔一紅，撕碎了紙頭。這事使管理員大大憤怒，說我阻礙別人自首，將不再優待我，如果再有這種行爲，還要坐木籠。由我作東道主的條件，一個綽號叫「二胖」的特工證明我並沒有阻礙別人自首，說管理員弄不到女人籠住別人。管理員才沒有話說。

管理員的酒興不錯，外面出去整天，總是醉眼矇矓的跌衝回來。這可苦了女難友，他叫難友到他房間裏唱歌，不會唱歌，要講故事，幾個特工哄在一起，哄笑喝采。有一個難友幾次三番的不肯唱，見到管理員從來沒有笑容，不理睬。管理員說他不識搖擻。有一天新來了一個女犯，生得漂亮些，管理員時常叫到房間裏，問長問短，嘻皮笑臉，女犯回到監房裏暗哭。那個「不識搖擻」的女難友勸她不要哭，以後不要理睬「狗頭」，「狗頭」也沒有辦法的。這幾句話適被狗頭聽見，大發雷霆說她唆使犯人暴動，罰坐木籠，而且要剝去棉衣，穿單衣去坐。衛兵不肯執行，他自己去拖出來。守衛排長來勸他，說女犯坐木籠不雅觀，另外可以懲罰。「狗頭」看到那排長也有些怕，於是在那女難友的頸上多肉處擽了一把，并罰她在中山道像前立正廿分鐘。

陔南事變發生，難友們的災難更多了。各地捉來的人每天三四個以至十來個，籠子擠到坐無隙地。管理員的威風越來越有勁，每天要費好幾個鐘頭，搜查新到犯人的全身，看他忙得很，也得惹得很。

監房裏發生了疫病，由二三人增至十餘人，一樣的症狀，似惡寒也似傷寒。開始有一二個人病死了，要管理員請醫生，他請了茅家嶺村上的中醫來，說是冬瘟。吃了湯藥，也不見大效。天天有人發病，隔幾天死一、二個。整個監獄，弄得陰風慘慘，人人自危，管理員照常醉酒罵人，行若無事。有個晚上，一個衛兵活見鬼，說是一個黑影掠過，燈光發綠，大聲驚叫起來。又在一個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跑到屋外，在管理員臥室的窗口，敲窗裝鬼叫，嚇得管理員不敢一個人睡。他買了香燭向廟置在廟角的泥菩薩燒點，化紙錢叩頭。疫病越弄越厲害，大小籠子裏病倒的有三分之一了，管理員才打報告給專員室。由政治部派來一個西醫，西裝革履，肥頭白臉，診視過病人，說是急性痢疾。態度從容的指着一個江山人，廈門大學老教授：「這個有點靠不住，其餘的不要緊，你看我的眼力一，回頭對着管理員說。開了幾張藥方，揀起皮包去了。這晚上就死了三個。醫生的眼力真不錯，那五十多歲的老教授，吃不住死去了。未斷氣的時候，旁邊的一個難友問他有什麼話，他搖搖頭說：「到此，有什麼話可說！」他張着嘴斷氣了。旁邊的難友驚叫起來，管理員起來披衣，罵他半夜三更，大驚小怪，晚上沒有人扛死屍，天亮再說。那難友只好靠死屍伏臥半夜。江山人一次被抬進來十來個，至此時活着的只剩三四個。

那老教授有錢存在管理員處，第二天把屍首抬到廟後，管理員親自去買棺材驗衣。棺材是七十五元，驗衣是二百多元，還有十幾元多餘，買了報紙，管理員表示辦事清爽，不要死人的錢，面有慈

色。檢好老教授，把棺材放在荒墳邊的老柏樹下，待家屬來領。這是姑念斯文一紙，准他屍骨還。

晚上一個衛兵偷偷地對我們說，那棺材決不值七十五元，「狗頭」揩了許多油。我們叫他到棺材店裏去打聽，並且要拿到證據。那衛兵第二天跑到棺材店裏要發票，要開實價，恐嚇了幾句話。那棺材實價廿八元，發票上附註因來買的人，硬要他開七十五元的價，小店只好照辦云云。

已是一九四一年二月底，難友前後已死了十多個，死的出去，活的進來，雖然放出去了三個和會和幾個粗漢去服兵役，大小舖子依舊擠不進來。

據說新四軍幹部千把人已解到上饒，訓練班就要開始，茅家嶺的犯人要審訊了。於是每日有二三個或四五个押到專員室去受審。早上由衛兵帶出去，日暮總有一二個一蹶一拐，面如敗灰地回來的，有一天管理員來通知我今天要開審了，他說可能有人在保我。衛兵帶我和難友葉君同去。葉君是上饒火車站副站長，因為借了廿塊錢給路過的朋友，那朋友借錢來還他，信被檢查。那信上具他的名字，正和新被殺的戈陽共產組織的代名相同，於是被捕了。現在由浙甌鐵路局長來證明，并由原逮捕機關浙甌路特別黨部派員來提審。到了專員室，葉君先進去受審，我在外面等着。許久，葉君出來，滿臉通紅，坐下來一聲不響。我又等了兩個鐘頭，不見傳審。要衛兵去問，回來說：「你回去好了，沒有事。」我被弄得莫名其妙，同葉君一道回來，路上我問他怎樣審問。他告訴我他和審訊者的一段對話。

葉君：「單是這點誤會，你們似乎不至於立刻逮捕我，恐怕還有別的懷疑吧！」

審訊人：「老實對你說，我們對你是早已懷疑了！」

葉君：「有什麼可以懷疑的？」

審訊人：「你是個有地位的副站長，賺很多薪水，你却不賭不嫖，不吃煙，不喝酒，與別的站長大不相同，你很有傾向異黨的可能！」

葉君：「那我還有什麼話說！難道煙鬼酒徒賭棍嫖客，才是忠實的國民黨員？」

審訊人：「那也並不是這樣說法的。」好在現在誤會明白了，你辦好手續就行！」

葉君：「什麼手續？」

審訊人：「寫一張悔過書。」

葉君：「我無過可悔。」

「那你還不覺悟，去受受罰也好。」是審訊人的結論。

以後我餓有再被傳審。二星期以後，我終於不經入學試驗，而進特別訓練班。而葉君呢，直到我出來中營時還在受罰。

這兩星期，茅家嶺更不平靜，更慘慘。未受過審的等待受審，已受過審的豬皮滑自己的台運。情緒不安，不免多發牢騷，於是管理員的叫罵聲，一天總有幾次。因此犯人多，押送來往不便，專員黨

派了趙長到茅家嶺監房後面的草屋裏來開庭。施刑人的打打威喝聲，受刑人的慘厲呼聲，夾着裏面病人的呻吟聲，好不使人悽愴惶惶！

這幾天沒有人死，更沒有放出去的，而新客人來勢更盛，監房裏再也擠不下人，決定把已結案的送到訓練班去。去的一共有五十個左右，還有二三十個留著，我們背了衣包板子，排了隊，隨管理員講話。他很客氣說：「在此大家熟了，同朋友一樣，今日分別不免依依。到訓練班之後，生活很好，希望大家努力。兄弟可以幫忙的，沒有不幫忙。」有一難友聽穿了他客氣的原因，問他存款可不可以發還。他立刻板下臉孔說：「那自然會發還的，你不過十來元錢，要你着什麼急，有意搗亂。」由衛兵前導後送向四五里路外的周田村訓練班去。許多難友長久不走路，少見陽光，又因疾病在身，在管理員講話時，已有幾個立不住倒下去，路上更有幾個倒臥下來，走不動，一個難友仆倒在田廬上吐狂血。好容易扶的扶，背的背拖到周田村，關在一座大祠堂裏。

我們從此要過正式集中營的生活了。茅家嶺監房成爲集中營的一部份，它是集中營的預備營和集中營的禁閉室。

在專制獨裁者統治的天下，壞的事情總有個好的名字。上儼集中營自然也有個堂皇的名義。因禁地方政治犯和個別新四軍幹部的，叫第三監區司令長官司令部特別訓練班。因禁那整批新四軍幹部的叫司令長官司令部軍官大隊。一年後合併爲臨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全國有好幾個這樣的分團，據說在西安、四川的規模之去大，爲東南所不及。現在我們已經不是囚犯而是學員，難友互稱曰「同學」。

集中營的地址是在上儼周田村，離開上儼城十里路。四面都是大小荒山，只有三條路通到村外，是適宜於看守犯人的。集中營的房子，除了一個祠堂，一個廟之外，是把老百姓趕走了一部份，徵用的民房。上下周田村一百多戶人家的房子，集中營徵用了一件。把房子改造，拆壁掘地，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我們成爲「學員」之後，終日被圍在一座祠堂裏，看守的是憲兵。他們對看守的犯人是沒有經驗的專家。他們對於職務不像看守茅寮嶺的特務團士兵的馬虎，認真嚴密，無庸諷守。「學員」夜晚小便，須先大聲喊「報告」，等到憲兵回答「起來」，才能起來去小便。我這個失眠症患者，終夜可以聽到「報告」、「起來」之聲不絕。

我們在陰暗潮濕的地上睡滾，疫勢又盛起來，病死了二個。茅家嶺又來了廿多個一同學。於是編了隊，隊長尙未到差，暫由憲兵連長代理。那連長雖然年紀不到三十，却是憲兵系統特工中的老資格。他態度儼然，老成持重，連走一步路也顯得出他的高貴。我們學員一見到他，須趕上前敬禮，否則即要被糾正爲「不懂禮貌」。他給我們上課，每天二三小時，寫了滿黑板的摘要，要我們筆記。他真是誨人不倦，他自己滿肚子的學問道德，恨不得立刻注入一學員一的腦子裏。他也懂得教育法，時時把問題提問一學員一，有一天我被提着了。他問我「何謂八德」，我回答不出。他冷笑了一聲說：「你是大學生，連八德都不知道！」他告訴我：「八德者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我說：「和平只是一德。」他笑了笑說：「連這點都不懂，八個字，難道不是八德。」我記起了「官長說黑板是白的，你就應該說白，乃是服從要義，軍人美德」的訓言。於是我懂得了，坐下來。

過了十多天隊長到差了，我們重新又整編了一次。這時已有八十多一學員一，分爲三分隊，九小隊。隊長，隊附，分隊長都是大小特工，小隊長（班長）是學員中挑選的。

這時疫勢更猖獗起來。好人病人都照在一床，病倒的有一半，幾乎每天有死的。週末臥氣的活人，就被抬到後山土地廟裏去等死。我看到樓紹洪君被抬出去的時候，張着口吐大氣，眼睜睜會看人的慘情，真是掩面不忍卒觀，至今猶有餘悸。樓君在土地廟裏幾個鐘頭死不去，晚上沒人去看，屍體被野獸吃去了幾個大窟窿。疫病傳染到軍官隊，先後病倒二百多人。總算另闢了一所病房，把病人那

送到病房裏，醫官還是當推疾醫。

死亡的每天不斷。有一天，死了一個人，棺材店老板誤送了兩口薄皮棺材，疊在一起叫一個小工抬到周田村。特務長叫小工抬回去一口。小工不肯抬回，說橫豎明天要用的，抬來抬去有廿多里。特訓班一連死了十來個，軍官隊不知死了多少。官長們仍在發佈作息時間表，定教育計劃。說這是冬瘟，天氣緩和，自會消滅，叫我們不要恐慌。我們雖在生死在人的境遇中，却不甘心死去，幾次請求救命，要求隔離病人，延醫診治，毫無結果。可是疫魔是不分黨派，不分青紅皂白，一視同仁要傳染的。後來連憲兵也有病了，這才引起了官長的慈悲。請了駐上鎮的防疫第二隊來檢驗，原來是回歸熱，六〇六是特效藥。但總務幹事說上面沒有這筆藥費的預算。我打報告願意出錢去買，經審核「尚無其他用意」之後，得到批准。買了十多打六〇六，大家又把風子扇清，運才把疫癘撲滅。

恐怖時期過去，我們「同學」死的雖多，來的更多，已經有了百餘人。班本部佈告，預備教育三個月，正式教育六個月，期滿結業，可以自由。教育方法是政治訓練，軍事管理。第一步重要的課目是修理整治營房。我們成爲泥水匠、木匠、竹匠、石工、土工。營房四週築起高圍牆，牆外圍鐵絲網，裏面單一堵，西一堵的隔牆。我們多是斯文手脚，不工其技，又是春雨連綿，築好倒塌，倒塌築好，築了一個多月才把特訓班的圍牆築完。又到石底村去築，那地方是關新四軍重要幹部的。這樣東築西築，築了幾個月才算完工。春寒作嘔自縛，我們囚徒築牆自固。營房內外開闢大小操場和坪地，

把小山開成平地，有的須削去半個小山，有的要把一顆顆合抱的松樹根掘起填平。那軍官隊開的一個公共大操場，是扛去整個山崗填成的，直徑有二百多米。

這種苦工雖然做得勝手腳是，濕身泥汗，但比起其他課目來，實在是第一等的。因為身體可以活動，嘴巴可以多說，眼睛可以看到風景。本來軍官隊特訓班一共七隊，各隊因距離隔離，不准往來，只有早操、上課、做紀念週，聽訓話時在憲兵嚴格警戒之下集合在一起，但也不准招呼談話，在做工時可以偶然有機會混在一處，偷談幾句話。

各種課目之中，我們最感頭痛的是上課，聽名人演講。每次至少有五六百人，各坐在六七寸高、五六寸闊，八九寸長的矮凳上，擠在一堂聽講。教育在賣弄他的本領，卻沒有入身之言。要我們專心聽講，不准看書報，不准記筆記（因為我們不記教育的話而記自己的話），不准看筆記簿或其他小簿冊（因為裏面抄的是英文或俄文生字），不准交頭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打呵欠，不准咳嗽，不准眼睛旁若無睹，不准俯首屈身，不准起立，不准移動位置，不准靠牆倚柱。偶犯「不准」之一，輕則當場挨罵，罰正立，重則下課後罰打屁股。我們在這十幾個「不准」的不成文禁律之下，在六七寸高的矮凳上，雖然常常坐得腰酸背痛，兩腿發麻，立不起來。但我們自有辦法一小時一小時挨過去。千萬的「不准」，沒法「不准」到我們頭子裏來。我們在做文章、在做詩、在寫信；在辯論、在檢討，在明是非、在分恩怨，一小時也就過去了。我們有時也聽聽講者的奇論妙說，看看教官們手舞足蹈的姿

勢。我們這可以做遊戲，那教官們各有口頭習憤詞，我們記下來。例如：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六十三個「那末」，某教官一小時有一百十五個「這個」，某教官一小時有卅七個「這樣下來」。

教官有專任的，有臨時特請的「名流」。名流來講課時，那場面是令人肅然的。特工頭子親自立在講台上督課，目光四射，隊長們抖擻精神，往來巡視，你若是心曠不注，便要晦氣星照命。許多名流和教官自然也各有千秋。我還記得幾個。一位是憲兵團長，真是無所不曉，無所不知的。他先引了一天上九頭島，¹地下湖北佬，九個湖北佬，不及一個九江佬的俗語來自我介紹他有足智多謀的本質，他又介紹自己的職位。憲兵乃是陸軍第一兵科，凡是黨務、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交通、農工商業、教育、司法等都要管得，不特備這各種知識，不但管不了憲兵團長，甚至不配當一個憲兵。他講到德蘇戰爭，那時正值德國法西斯強盜打到莫斯科外面都拉地方。團長說：「這是一定的，莫斯科一定在一星期最多兩星期之內失守，如果多一天可以打我耳光。」但團長對於世界戰爭是樂觀的。他說莫斯科失守之後，蘇京移到烏拉山以東，準備反攻力量，直要等到英美攻到比利時荷蘭等處，蘇聯才能反攻莫斯科。最後德國退出蘇境，蘇聯也筋疲力盡，非得十年廿年休養生息，不能恢復國力。那時已非戰前的蘇聯，而是各民族的獨立國家，自然更談不到什麼社會主義，什麼世界革命了。他比喻各國，他說美國是好商，英國是勞神，蘇聯是土豪，日本是強盜，德國是土匪，意大利是流氓，只有我們大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是正人君子。他最看不起法國，法國民族性最不好，所以

只好投降。他講到法國女子不高興生育而轉到節育方法，再轉到聯交婦女委員會。小特工們聽得目瞪口呆，他越講越有勁，最後他判斷共產黨的前途，他說：「有些人以為抗戰勝利，共產黨不得了，這，大家可以放心。我老實告訴你們：就算在抗戰中，我們前線的兵都打光了，我們還有五十萬大兵，足夠對付共產黨的。現在由他們去打敵人，由他們去做夢好了」。我聽了，覺得這位團長爽直之可喜。他一連講了三小時，吹了下午課鐘，還不肯歇。第三天又來講了三小時，真是口若懸河，直講得天昏地黑。

一個叫蔣先啓的，是蘇聯留學生。他講自己留學蘇聯的經過。他看不起蘇聯，所以被被歸國。他談笑蘇聯警察一點沒有用，二次搜查了他的寓所行李，竟搜不出他藏在箱夾底裏的文件。他更看不起中國共產黨。他罵：「共產黨是什麼東西？烏！」說着當衆指他自己西裝褲襠紐子。這個教育不久做了浙江的一個縣長。幾個月後抬了轎，由日本鬼子接他到南京做大官去了。

還有一個我們叫他「弱脆的靈魂」的，是個小矮的個子，年紀還青。他上台很客氣的說：「今天我弟到這裏來與諸位相見，非常榮幸，見到諸位英氣勃勃的精神，使我脆弱的靈魂，深深感動。」他客套之後，講他的正文。他正在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不正確，坐在前面的一個女「同學」，在全堂靜靜，鴉雀無聲的凝視場面下，突然「啊……啊……」一個響亮的大噴嚏，引得哄堂大笑。那教官滿臉通紅，勉強敷衍下課。他向教務處聲明下次不來講了。他脆弱的靈魂，經不起打擊。那女「同學

一個噴嚏趕走脆弱靈魂之後，第二天也不來上課，雖然打嚏是不在十幾種「不准」之內的，但她被關到茅家嶺去了。

值得記述的教官自然還很多。例如講陰陽太極圖是兩條虫交尾的「輔基教官」。他自己說是大學生，但可惜外國名字常常顛倒唸。講鬼獸哲學的「唯生教官」。他說唯心論會把人變成鬼，唯物論會把人變成獸類，只有唯生論是唯心兼唯物的，是最進步的哲學。但可惜他沒有說明唯生論會把人變成什麼。也有敢於在集中營裏說毛澤東是他的老朋友，公然贊美共產黨的大膽教官。我以為也有坐集中營的危險，幸而他講下去，說是他會勸毛澤東到外國去辦共產黨，一定辦得好，在中國是一千年也辦不成的。因此他在集中營，不是學員而是教官。

我當時不會用心聽，現在事隔多年，不能一一追憶。這之類乎的教官，何止我所記述的幾個。那種黃鸞四座，信口盡荒唐的高論，又何止這幾段。如果當時能筆記下來，亦實可以做一部教官外傳，令人讀之拍案。但是這種教官并非對我們完全無益。使我們天真的「同學」能明白人世間從多寡廉鮮恥之輩，認識了特工的天下原來如此。因此更深信不革命是沒法澄清這種人類渣滓的。特工大頭子也未始不知道這樣的教官，感化這批「頑固份子」(註)未必有效，於是使出特工手段，去邀請在特工

(註) 特工把意志堅定，倔強不屈的難友叫做「頑固份子」。

黑單上注意而在社會上有聲望的人士來上課，那被邀請的人士，爲了避免特工的藉口，無法推托，不得不應付，只好來不著邊際，上古今的敷衍一二小時。其中有一位後來對我說，他們講的比我們聽的還苦痛，當千多隻眼睛集中射視到他身上時，真有一千目所視，無疾而終」之感。

集中營的特工們爲了要做出一些成績來，可以向他上學報功。他們要把不承認是共產黨員的「學員」來證實是共產黨員，已承認是共產黨員的，要弄得他肯自新，不但要本人自新，而且須指證幾個隱藏份子。自新之後就要你做特工的奴才走狗，做了奴才走狗之後，看你肯賣力，肯說話，才使你加入他們圈子外圍，替特工頭子去幹風流無份，殺頭有份的勾當。

特工們想出種種方法來磨折我們，想使我們熬不住生活的痛苦，肯屈服下來。一方面用集體磨折，一方面再加個別的細磨細折。那方法就是所謂個別談話。隊長、副隊長、幹事、甚至於小職員，都爲了能證實得出一個隱藏份子，自新得一個共產黨員，就可得二份功勞，在老闆（小特工背稱他們的頭子叫老闆）面前顯出他是一個得力夥計，於是各逞好漢身手。

個別談話的方法有文有武，文的施軟工，武的施硬工。也有文武兼施，軟硬齊來的。或先軟後硬，或先硬後軟，或忽軟忽硬，各有巧妙不同。那施硬工的，談話比較直截了當。特工問你自新不自新，你回答不自新，幾句問答，話不投機，就動「手術」。——特工們諱言施刑殺人叫動手術。施刑叫小手術，殺人叫大手術。那手術也有好幾種，雖不及希特勒匪徒東洋鬼子所使用的科學，却也不過

其酷。

最普通的是打屁股，做老虎凳，坐老虎凳，水浸金山等等中國幾千年傳下來的國粹刑。施刑的所在並非普通地方，或在暗室，或在荒山。特工們也懂得心理學，佈置成一個恐怖環境，使你精神先受威脅。打屁股是用扁擔打的，他並不像前清老爺打屁股的規矩，有打的數目，有打的部位。特工們的打法，是提起扁擔，大腿上、屁股上、腰部裏、背脊裏，甚至沒頭沒腦的亂打。你不屈服，打得你死去，用冷水噴醒，噴醒再打。這種普通手術沒有使你屈服，還有特別的，例如用大號縫衣針一枚枚刺入你的小腹，刺一枚，問一聲，刺入幾十枚，直到你昏死過去。或者半夜裏突然叫了你去，綁好押到荒山，聲音裏槍斃，把木凳槍上座，對準你，問你自新不自新。或者叫你自已掘好土洞，聲音裏活埋你，叫你爬下洞，問你自新不自新。或者把你懸空橫吊在暗室裏，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吊上一晚，再來問你。受過了酷刑，還沒有口供，就把你關到茅寮裏，或幽禁在秘密地方，永不見他們再回來的也有好幾個。

但硬工難兇，刑罰雖酷，我却從來也沒有聽到一個難友因受刑不過而屈服而自新的。儘多慷慨從容，足以貫日月、泣鬼神的英勇鬥爭的故事。特工們也在私談，做別種案子容易，做共產黨的工作真是傷腦筋。提到別種嫌疑犯，只要恐嚇幾句，就胆淚鼻涕齊來，跪地磕頭求饒，什麼都說出來了。那共黨犯，嘴強體度強，越打越強，死不招供，常常弄得沒有下台勢，還要受上輩責備，這種出力不討

好的事，真不是人幹的。

那歌工又與硬工不同。特工叫了你去談話。他對你表示同情，甚至為你喊屈。他恭維你，誇獎你青年有為，他是最愛護青年的。為你設計利害，設身處地的考慮。他問你有什麼生活上的不舒服，精神上有什麼不愉快，他可以幫助你。他問你班上有那幾個對你不好，那個與你相知，他也罵有幾個隊長學識不夠，只知用極力壓迫「學員」，他為全體「學員」鳴不平。他說明自己對於現在的工作也不感興趣，你總有出去的一日，他願意和你永遠做朋友，現在你有什麼需要幫助的，他無不盡力。這樣囑咐一大套之後，才緩緩說到正題。他勸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他仁至義盡的勸你，大丈夫能屈能伸，現在事已如此，不如坦白承認，改過自新，前途無量。這樣的談話，一次不夠，再來二次三次，越談越表示親密，甚至送你一點錢，一點東西，表示他的好意。這是一套談話的方法。另外一套方法，是反激法。他先在無意中流露他對於現狀的不滿，他本來也是革命的，被特工陷害而弄到這地步，逐漸同你談得深密起來。他罵國民黨專制獨裁腐化黑暗，深贊共產黨是進步的，有為的，中國光明前途所寄的政黨。他說就是按照法律，共產黨也並不犯罪的，他提倡氣節，人格，罵自新份子，朝秦暮楚，沒有骨氣，他更反對自首自新法。陷人於不義，他還表現他是一個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如果你認為他是真話，對他表示同情，那你就可被指證是隱蔽份子。他要你大丈夫光明磊落，坦白承認。

欺工的方式大部不外是這樣正反兩種談話，不過各有運用之方，要看那特工的水準如何。在這種比較高明的特工手段之下，固然大部份的「同學」洞識其奸，立揭堅定，無動於衷。但也有少數意志薄弱的，有動於「留青山主義」，逐步上當，終至墮入阿鼻地獄，永遠不得翻身。讓我來舉一二個可憐的「同學」。

一個是女的，姓許的女同學，她從皖南被捕送到特訓班裏。起初頗受難友們的尊敬。但當特工們要「學員」自新的時候，她有些動搖了。她對我說：「這是騙騙我們的，自新之後，那裏會給我們自由！」我說：「如果真的會給你自由，你便怎樣？」她紅了紅臉不答，然而他心動了。我們難友也有錯誤，對於這種動搖的人，應該好好扶助她，使她立得定，我們却處處去打擊她，於是越弄越顛倒下去了。她經幾次校長的個別談話，終於做了校長的耳目，把隊裏「同學」的行動言論去報告隊長，二個月之後，由隊長帶忙，答應她出去工作。條件是指證了一個姓林的女「同學」是隱蔽份子。這個姓林的，一向剛強，不與隊長接近，沒有一絲笑容，隊長說她是森嚴臉孔，頂不喜歡的，所以叫姓許的指證，那姓許的寫了自新書，在前綫日報登載了與丈夫離婚的啓事。這樣她得調到圖書館裏做職員了。但她確是受騙了，她的自由只限於周田村。圖書館本來是冷清清的，裏面也沒有什麼書，也沒有弄書的人，從此卻很熱鬧了。副官、幹事、隊長們進進出出，歡笑之聲達戶外。據另一個女職員的統計，有一個副官，一天去了廿七次。因此不免鬧出吃乾醋、爭閒風的事。鬧得不成樣，那姓許的又被

剛到他們鄉因徒勞動場所開闢的農場裏的農村小學當教員。過了幾天那副官突然暴死在寢室裏，死因不明。那姓許的自由無辜，落得一身穢臭，悔之無及，不久限了一個憲兵隊長借逃出去。

一個是姓楊的，是教育界人士。他是個老實馴良的人，他見人訴說他的冤枉，他時常到主任那裏去，據說他過去是去辦交涉的。他說他是特殊的，他有理由要求釋放。別人是犯了案，而他是沒有犯案，是被誣陷的。他後來逐漸做了特工頭子的好朋友，他在「同學」面前，小特工面前說，主任對他很了解，不久可以自由了。他每天很忙，悉心幫助主任，陵長處理班務，他帶憲兵去追趕逃亡的「同學」。有一天他去追一個姓翁的難友，跑了一天，滿頭大汗，我問他吃力不吃力，他說：「吃力倒還好，只是追不到。」

我們全體排九個代表具名打報告給特工頭子，六個月已期滿，要他履行諾言。我們這位楊「同學」偷了報告的稿子給頭子，指名告發宿專浩、項姓和我主動聯名回事，意圖策動。他這樣諸如此類的實力，頭子看他忠實，叫他去辦農場，那農場離周田村有四五里路。頭子先命軍官隊特訓班全體「學員」在刺刀監視之下，把一塊大荒山開闢成規模宏大的農場。開成之後抽調身壯力健的幾十個「同學」夾着自新過的人編為勞動組，由那姓楊的督理，派兵監視，辛苦種植。這農場據特工傳出消息，特工頭子打算成爲私產的；後來日本鬼子來了，集中營搬到福建，這農場也就不知下落。那姓楊的「同學」直到半年多之後我已出集中營，有一天在崇安路上遇到他。他仍穿了一身破舊軍服，帶了

幾十個「同學」到鉛山縣去。我問他怎樣？他說：「我早已自由了。」現在主任叫我到鉛山去辦農場。我說：「你爲什麼不回安徽去？」他說：「回去是不成問題的，不過主任的意思仍舊要我辦農場，回去也沒有事可做。」現在不知道這位同學辦農場辦得怎樣了，說起來我倒懷念他。

像這樣上當的「同學」，據我所知的幾個直到集中營移到建甌徐市之後，他們還有一部分留在營中，或當勤務兵，伙夫，或仍當班長，或做小職員，和「學員」一樣挨活不自由的歲月。有一部分分配到別的地方工作，如特務隊員室，或其他特務機關。有幾個在非特務機關工作，也有特工陪伴着他，他們在過着精神上無期徒刑的生活。

這班上課和個別談話是政治訓練，特工們算是感化政策。但是這種政策施行的結果，收效極微。他們本意想把囚徒們的頭腦改變，思想糾正，幫他們去穩坐江山。却相反地感化成一批意志更堅決的革命健兒，使他們要更坐不穩江山。我看到有許多「同學」，本來是無所謂的人物，冤枉捉來，關在集中營裏細磨細折，使他們認識清楚，脊梁挺直了。「玉不琢，不成器」，他們成器了。

現在再談集中營的軍事管理。依照作息時間表，從黎明即起，直到吹號就寢（不想燈），緊張嚴肅。隊長們不是黃埔畢業，便在廬山受過訓，深得治兵之法，使你一天到晚忙不過來，你便沒有閒心去鬧怪。要我們少說話就叫我們多唱歌。早起唱歌，早操前後唱歌，吃飯前唱歌，上課聽講前唱歌，遊戲唱歌，睡覺以前唱歌，天雨不出操，就整半天唱歌。真像訓練教育機關，整潔之聲不絕。可是製

曲譜歌，究竟沒有造謠說謊的容易，沒有許多歌本給我們唱。於是大家自唱抗戰歌曲，太行山上、黃河曲、八路軍軍歌。我們唱得聲徹雲霄，隊長們唱聽天雷，聲聽不出我們唱的歌詞，但看我們唱得有力，他們也高興。後來不知那隻狗去獻功，知道我們唱的是「新歌」，下令只准唱舊歌，三民主義青年團團歌，三民主義進行曲之類的「官歌」。於是早也三民主義，「孤黨送終」，晚也三民主義，「孤黨送終」。這可苦了憲兵。他們聽到國歌是要立正恭聽的，各隊的歌聲此起彼落，憲兵們腳立正稍息，稍息又立正。

隊長們治兵的心得，還可以表現在管理我們吃飯的方法上。軍人飯須吃得快，限十五分鐘吃畢。排隊報數唱歌之後，每六人分圍地上的茶盆子蹲下來，一聲「開動」令下，我們就不管飯中的石砂穀子，把飯直吞下去。不准把穀子飯粒落到地上，一不小心，就得挨罵，拾起吃進。這還是因為特訓班「學員」不是軍人出身，特別原諒的。那軍官隊就更嚴格，限時更短，吃不好，罰立正，不准吃。有一個「同學」，吃得急，一條守把長的淘米竹絲，刺刺在喉，無法取出或咽下。喉頭化膿，呼吸困難，只能喝些湯水維持生命，後來是死是生，不得而知。這雖然於我們「學員」的胃大不舒服，甚至生命危險，但對於隊長們是好的。一期可以表現治軍有方，二期可以省下飯米，真是名利雙收的。

軍事管理，自然最主要的是軍紀。集中營的軍紀，特別多。不准一三人低聲談話，你如果和著名的一頭關份子」多談話，便要受個別談話。不准一個坐在冷靜的地方，獨自尋思。不准和憲兵多談

話。非經特許，不准接見親友探望。寫信給親友，要經嚴厲的檢查。至於其他一般軍紀如要起對服從、要清潔整齊、要迅速敏捷等等，自然執行得更嚴厲。你偶然多說一句話，走錯一步路，或掉隊遲誤幾秒鐘，或吃飯不小心，或對官長失了禮貌，你就犯了軍紀，你就該處罰。罰有輕重之別，在乎隊長們的高興不高興，倒不在乎你過錯如何。罰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

輕的是罰立正，要你用正確的立正姿勢，或在總理遺像前，或在人目共見之處，或在細雨中，或在烈日下，或在寒風裏，站上幾十分鐘以至數小時。罰跪，也和罰立正一樣。罰跑步，叫你一個人像種子拉磨一般在場上跑圈子，幾十分鐘以至幾小時。罰學槍姿勢，一名五岳朝天。兩腿左右分開踏成馬步姿勢，兩要突出，屁股要挺起，兩臂分開屈伸向上，兩手作槍架步槍姿勢，頭頸伸出，仰面上視，做成這樣的姿勢歷時幾十分鐘至一二小時，不准動一動。

重則罰坐禁閉，或關在營內黑室中短促禁閉，或關到李家營長期禁閉，罰打屁股。這不是個別營時的私刑，這是公刑。叫一學員一排隊觀看，把受罰人按倒在地，褪下褲子，或隊長們親自動手或叫可靠的班長動手，拿着扁擔用力打在大腿屁股交界處。打的數目先由隊長宣佈，普通是一二十下至五十下。受打的人必須叫喊呼痛，否則隊長和動手的人要得到嗔氣，就須加打，打到受刑人出聲為止。有一次我們上課下來，見到軍官隊的一隊正在舉行打屁股典禮。那受刑的任憑打得兩腿發黑，默不作聲。那隊長氣得青筋爆出，拚命的打。旁邊一個班長向受刑人在叫：你喊呵！你喊呵！一到後來

那受刑的嘆了一口氣，嘆——那隊長才忿忿丟下扁擔。據一個小特工說，那隊長第二天頭的確痛得很厲害。有時隊長爲嚴整軍紀起見，或適逢彼之怒，那打法又不同了。把全隊「學員」排好隊，將受罰者俯按在地上，叫「學員」每人輪流打五下，要打得重，誰不肯打，或打得不重，就打誰。有許多「同學」，提起扁擔，臉孔發白，手發抖，實在打不下手，隊長們威迫着快打。這爲難請察，彷彿平劇上演出的「陳琳棒打鴛鴦女」。也有一同學一審可受隊長的拳打脚踢不肯打自己人。也有打了一二下，丟下扁擔自己倒在地上昏過去的。被打的人固然非得一二個月將息不起，而全隊也死氣森森的要好幾天。

這是懲罰個人的刑法。如果「學員」共同犯罪，或一人犯罪，而查不出是誰，竟處罰全體。全隊排隊立正，恭聽軍罵，幾十分鐘不喊稍息。有時突然吹哨子集合，甚至在半夜裏吹哨子緊急集合，排好隊一個口令喊跑步，跑兩三小時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軍官隊四十多個「女同學」，被罰跑步。她們咬着牙齒跑，只管跑。隊長喊「齊步」口令，不睬，喊「立定」口令也不停，一直跑了四個鐘頭，一個也不下來。那隊長前後督着若，也要上前落後的跑幾步，也着實吃力。起初還想拚一拚，後來自己實在挺不住，弄得無法可使，躲到場外樹下休息去了。她們才自動停下來。此後女「同學」不會再受全體跑步的處罰。

這樣嚴密的軍事管理，這樣死的軍紀懲罰，並不能壓折得我們「同學」屈膝。我們只有憤怒，仇

恨。特工們要想和緩我們的情緒，用種種方法來欺騙。他們公開宣佈三個月正式教育結束，就可出去。六個月期滿了，又宣佈現在要分配工作了。過了多少時候，又宣佈再延長三個月的技術教育，三個月期滿，又宣佈現在有的要分配工作了，有的可以釋放了。把自新份子集合在操場。聽長官部派來的官訓話，發給他們慰勞品，每人手套、襪子、毛巾、簿子、三民主義讀本等。結果是改編為戰時青年訓練團東南分團，特訓班軍官隊合併改編了六個中隊，一個人也不會出去。那手套、毛巾成為可恥可笑的記號，沒有人敢公然把手套帶在手上，把毛巾掛在公共掛面巾的地方。特工們一則想緩和我們情緒，二則想蒙蔽社會人士的視聽，表示他們辦的是訓練機關，不是希特勒的集中營。因此叫一學員一組織了籃球隊和劇團。籃球隊各中隊有一個，互相比賽，叫「學員」大家看。又把各隊選手組成一選手隊，名為「更新球隊」，到上饒城裏博外面球隊去比賽。參加了一說同盃一的錦標賽，三戰區各地遠至金華都有球隊來參加，共有三十多隊。「更新球隊」大出風頭，打敗了許多球隊，獲得最後決賽權。特工頭子們沾興之極。看球的人也在贊嘆，「共產黨真厲害，連打球都打他們不過！」

賽球的時候，集中營各中隊「學員」被准許輪流排隊去看，由憲兵監視，隊長們帶領着，有一次是女「學員」隊去看，可鬧糗了。特工頭子太太是富家千金，那頭子未出山時，頗得賢內之助，不免女權高漲，那太太徐娘半老，淺髮，華衣，高跟鞋，獅子鼻，高顴骨，翹嘴唇，猩口紅，颯颯過市，路工無不注目。女「學員」隊整隊在街上走，女隊長見太太迎面來，連忙喊一向右看，一對

太太行注目禮。女「學員」一開口令，開正步向右看。一看，見太太的情姿，大家嘩的一聲笑。太太臉上立時粉底泛紅，又不好當街發作。回到周田，要丈夫立刻將女「學員」全體處罰，那頭子覺得不好意思因太太事件而公開處罰，請她平氣，緩緩再說。太太大發確威，說丈夫與女「學員」的念頭，拍台打委吵了一頓，跑到辦公室，叫隊長集合女「學員」大罵：「你們這些小毛頭，女匪徒！你們不服從。我太太那個不尊敬我，你們笑我，就是不服從我，不服從我就是不服從上頭……」太太罵得夠了，回到家裏，還是越想越氣，第二天跑到不知那裏去了，周田村十多天不見太太的情影。這件事鬧得周田村滿城風雨，從此不准「學員」看球，過了幾天「更新球隊」的主要的三個球員逃亡了，球也賽不成，「更新球隊」解散了。

那劇團也賜名曰「更新」。「學員」中很多文化青年，導演、演員一應俱全，一下子就組成幾十個人的劇團。特別請准一筆經費，辦了全套幕布，大小道具，化妝油彩，做了許許多多軟硬佈景，活靈活現一點錢。可是三戰區沒有特務劇本，於是劇團演出的是漁村曲，麒麟案，甚至演夏衍的作品。雖然有人說這種劇本是左傾的，但經上頭審查認為尚無大礙，就公演了，起初集中營裏自己看看，後來請外界人士來看，後來到城裏去演，長官都去演。看的人都說演得好，比三戰區政治部的劇團好，比軍委會政治部混在三戰區的演劇第三隊好。於是「更新劇團」又大出風頭，特工們面上好不光彩，可是麻煩又來了。

長官部的命令要更新劇團到鉛山縣去演出，於是特工頭子們大為興奮，叫劇團排演新劇本，置辦新佈景，鼓勵演員要特別賣力，這是長官部的命令，可不是玩的。排演純熟了，佈景製備得差不多。決定演出的日子，報告了長官部，長官部通知了鉛山的軍政機關。突然發覺佈景的負責人賴少其有逃亡的企圖，於是把他關到茅家嶺去。可是佈景還有許多未齊備，有的只畫了一半，設計、裝配，沒人可以代替。更新劇團又一向以他景之出色，為觀衆所嘆賞，長官部是知道的，這真爲難了。特訓班主任，他斷不敢向長官部報告中止演出，要演出又不可無佈景。他叫賴少其悔過，仍出來工作。賴少其卻寧可關在茅家嶺，不肯悔過。幾次授意部下們去勸賴少其，沒有效果。又落不下面子自強放他出來。演出的日期一天迫近一天，再不放出來，戲演不成功，如何向長官部交待。終於只好放他出來，叫他先工作，將來再悔過，說是給他一個戴罪開功的機會。劇團在鉛山演出，賴少其他們穿了花裝衣服，扮成老百姓，在最後一幕劇未演出時，同四五個一同學一起逃走了，幸而是最後一幕佈景已裝好，總算不當場出醜。主任一怒解散了劇團。但長官部並不知道，劇團的解散不久又命令更新劇團到廣豐縣去演出。只好重新劇團，把認爲靠不住的舊團員都踢出，加入了認爲靠得住的一學員，劇本又在排演了，佈景又在裝備了，過了不久戲劇已排演成熟，要預演了，預演的前一天，八個團員逃走了，主角演員少了好幾個，演出色的女主角也逃走了，劇團垮台了，一個爲藝術而藝術的戲院變佈景的一同學，痛哭了一場，特工頭子們垂頭喪氣，再也隱瞞不住，只好老實報告上去，得到一管理欠崗一的批評。

我萬分感謝我的朋友們。他們在外面竭力奔走營救我，每隔一些時候總請得要人的電報信件，或地方人士的公稟來保釋我。在上籠的或路過上籠的許多朋友，時常到集中營來看我。他們始終不懈，非把我弄出去不止。雖然一時沒有辦法拉我出深淵，但因此也得到大小特工們的另眼看待。

當我進特訓班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茅家驛的那個管理員來私下告知我，他說：「恭喜你你可以出去了，有X將軍打電報來保你，司令官已批准，公事已交到專員室，就可轉過來。」我知道這消息之後，心裏一上一下，究竟不知可靠不可靠。天天等著這消息的實現。坐牢者心裏難過的定得進來獄，和移出獄而未出的兩個時期。我那時真有一天也等不住的心境。等了一星期，班本部來傳喚我談話。由總幹事和我談。他很客氣的對我說：「你的案子弄明白了，委屈了你許多時候，現在可以自由了。」我聽了這話，喜從天降，幾乎喊出「好了！好了！好了！」他又繼續東扯西牽，問長問短。說到後來，終於說到「主任很看得起你，請你在我們這裏工作。」我兜頭被澆了一桶冷水，前志消挫了。知道原來如此。答他道：「我這人心直口快，不適合做你們的工作，請讓我回家去。」

他仍和氣的說：「不要你去做外勤工作，做機關內勤工作好了。」

我起初還同他說情說理，後來知道沒用，就決絕的說：「我不願意做這類工作，請轉告主任勿必

費心。」

他就拉長臉孔，施落下巴，笑泫泫說：「那你還要在此，不得出去。老實告訴你，我說一個總司令的電報，就是委員長的命令，也須經我們審核，才能決定。」

我說：「那也只好聽天由命！」

從此之後，朋友們各種營救的辦法都無效了。雖然每隔若干時總有消息傳來，說我又有的出去的希望，但上面公文轉下來，到特訓班審查呈覆的結果，我還該受訓。總算爲了保人的面子，後來特別優待我，免去上操和勞作。

那總幹事辦法多，他是讀書人出身，對於文化人，特別愛護。要我們七八個文化囚徒負責編輯壁報。稿子須由他審查過。但我們的隊長反對由總幹事來管。他說：「這是隊上的事，隊上管。」他又說：「總幹事的用意是想抓勢力，所以籠絡這七八人，給他起作用。」隊長對於壁報也贊成，但稿子要由他審查。我們心中也贊成隊長的主張，因爲他是武人。我們開始籌備出壁報了。

這可惱了總幹事，他集全隊學員訓話。意思說特訓班除了主任，就是總幹事，他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隊部只能管隊員的生活，一切教育設施，都要由班本部管理。他大發其牢騷，言語之中，當然大部份是指隊長說的。

隊長到了夜飯後，也把我们召集訓話。他說：「你們要弄清楚，上面派好職務，各有所司，隊長

有權管隊上一切的事，班本部人員自有班本部的職務，管不到隊上來。他聽到他來歷的，他是黃埔四期畢業生，他要做官，潛質可做得大了，他不希望過個隊長位置。他什麼都不怕，叫我們仍趕速辦壁報。

總幹事雖然除了主任他頭大，但他並非主任的嫡系，他是請來的客串。隊長乃是跟主任多年的部下，軍官像各隊長以及大小特工都是一系的人，那總幹事除二三個教官和幾個小職員之外就沒有親人。他的確想要我們給他起作用，使隊員都對他聽話，就制得服那隊長了。結果惹了一場氣，又自知實力不及，只好忍氣吞聲。

隊長要做給總幹事看看，使他也知道我隊長雖武人却也懂得文事。於是叫木匠做壁報板，買紙張，備筆墨，經費不向班本部報銷，由他設法。要我們壁報辦得很出色。

我們請「同學」們寫稿，一星期出一次。第一期稿子齊了，交給隊長審查。他慎重的看了一下說：「沒有什麼，你們出版好了。」於是壁報出來了，大家很高興。第二期又編好給隊長看，他翻閱了一下說：「沒有什麼，你們出版好了。」於是又是第三期。每期出版，壁報前擠滿觀衆。壁報上若實也有一些可看的東西。頗少共的報頭畫，馮雲學的詩。總幹事也每期來翻看。

壁報出了五六期，總幹事報告主任說壁報有問題。他指出報頭一幅畫着集中營的背景，高牆鐵絲網，兩隻老鷹在空中高飛，題曰「高飛」的水彩畫。和一首詩普羅美休士偷火故事的詩，是大有問題。

的。他要求審查那原稿。隊長知道了，把那稿子拆毀，總幹事又添了一場空。他多方尋隊長的盒子，隊長也處處惹他的煩惱。

總幹事究竟是讀書出身的，計策多，用釜底抽薪之法。把我們七個人都爲文化組，另外居住，不編在隊內，看你還出得成壁報。又可以給我們看看他的手段，看你們還敢不買我總幹事的賬。他把我們關到距周田村三四里的石底村和新西軍高級幹部在一起，可是不准我們和他們談話。調了那狗頭來管理我們，十多個憲兵隨時注視着我們。新西軍高級幹部十個人，我們七個人同住着一所房子，天天面面相覷，心心相印，却連招呼也不打一個。我們從板壁縫裏相談談，大家倒也過得好。

可是總幹事還有計策來難我們。既是文化組，就該寫文章。由總教官出題目，要我們每兩星期交一篇文章。各按所學，分題作文，學經濟的寫經濟文章，研究文學的寫文學文章，我沒有專學，第一次分到的題目是「科學與救國」，這題目還可應付。我說：「我不會寫白話文，只會寫文言。」總教官說：「文言更好。」於是我在對仗工整，聲韻鏗鏘上面做工夫。創造了許多典故，又寫了許多章太炎式的古怪字。做好之後，自己搔頭卸飾幾遍，心想這實可以考得進三子。紙卷上去，我自己看不懂的文章，總教官却看得懂，他說「寫得很精彩。」其餘六位一同學一，也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總教官說：「都還可以。」做教官的要分門別類同時出七個題目，實在也是難事。後來總教官索性叫我們自己出題目，我於是造的古典更多，對仗越工，連題目都自己看了要發笑。總教官真識時，

他說我一國學有根底。有個小幹事讀了我的文章很佩服。他是富陽人，和郁達夫認識。他說我的文章連美都達夫。郁達夫的文章真不差，可惜他是共產黨，思想不純正，否則文章一定更加好。

我們在石底村住了一個多月，不知什麼原因又把我們移回開田村，住在特別班外面小屋裏，有一個憲兵班長和一個上等兵副班長跟我們。准我們用田村裏可以隨便走走，後來可以由憲兵班帶到某處去，後來可以到上饒城裏去。憲兵知道我保人多，不怕我逃，還時常陪我到朋友那裏去吃飯。總幹事和隊長兩面使氣不來管我們，文章雖然仍須做，但不來催得緊就不交，起初個把月交一篇。總幹事在文章裏實在也看不出我們的思想，無從來糾正，興趣也沒了，不再來催索，我們就懶得寫小考。所以我們只要塞兵答應，或瞞過憲兵的耳目，什麼事都可以做。我們成爲集中營的特殊份子，一同學們稱爲「七君子」。起初我們也覺得特殊，看見一同學一們確爲情，後來也不覺得了。

我每天提了酒瓶到下周田村店裏去買酒，老板優待長顧客，我去買酒打個八五折，後來這只酒瓶好似水滸小說裏草料場老軍送給林冲的酒葫蘆一般，老板認得這只瓶，見瓶便打八五折。我這只酒瓶，不但結識了村店的老板，而且混熟了好幾個愛喝酒的隊長、教官、憲兵，以及小職員們。我好似碧綠苔異妻的人物，日與落水草爲伍，知道鬼的伎倆脾胃，也不覺得鬼之可怕，而且引得有幾個小鬼動了想投胎人身之念。

從這些鬼夫妻，我得到別個一同學一不易知道的事情；集中營裏只要有些小風波，我便得到了消

息。甚至某隊長打太太，某副官送給某隊長太太一件旗袍料，某隊長吃起醋來撕碎了，我都曾知道。隊上的「同學」們也從我這裏得到外面的消息。營裏將有什麼新花樣，特工又有什麼鬼計使出來，某人已經變了狗，特工們瞞着不給「同學」們知道的新聞，敵人已打到什麼地方，以至於上饞城裏被炸死了多少人，「同學」們多能知道。那隊長時常還要我給他寫公文，和班本部打筆墨官司，有時要我幫他同特務長算賬，因此特務長指了多少油，隊長吃了多少餘米餘鹽，同學們也都會知道。一個好消息或重要的惡消息立刻會傳遍全營。而我呢，聽消息，傳達消息，整天忙得不亦樂乎。特工們也奇怪。「同學」們消息爲什麼這樣靈，查不出來根，懷疑是憲兵走漏的，因此常引起隊長們和憲兵間的爭鬥。

主任嫡系的特工們對於憲兵不大看得入眼，憲兵隊官兵也極看不起主任系特工，他們兩同行，但在我們囚徒頭上各顯英雄，他們自己也你做我的工作，我做你的工作，常常互相碰痛頭。有一次，不知那個主任系特工授意一個自新份子，有意向一個守哨的憲兵接洽逃跑，想把許多學員逃跑的責任推在憲兵身上，證實憲兵引帶學員開小差。那憲兵也想把那人引到外面趁捕，以證明主任系特工的無用，連自新都是假的。就答應了那人一同逃跑。演出賊捉賊的把戲，鬧到大頭子那裏。

原來中營的釋放由憲兵負責，訓練由主任系特工負責的。但有許多不開責任的，尤其是學員逃跑的責任。發現一個學員跑走，隊長罵憲兵釋放不嚴，要憲兵去追回來，憲兵罵隊長們飯桶管不住

學員，要隊長們自己去追捕。

我們「同學」在集中營裏，過活不是用「苦痛」、「不自由」、「囚犯」、「非人」、「奴隸」等，普通字眼所足夠形容的生活，在絕望的歲月中，除了設法逃亡之外，是難得得到自由的。自從集中營開始以來，「同學」就不斷的逃亡出去，或一個人逃，或二三人以至七八個人同逃。到後來逃亡的事件越弄越多起來，那特工大頭子甚至下命令，如某一隊在一個月內逃亡五人，那隊長就要受撤職處分的運坐法。隊長們把「學員」逃亡，看做威脅他生命般的嚴重，但仍無法減少我們「同學」的逃亡。逃出去之後被捉回來的是少數。這固然由於逃亡者的計劃縝密，行動勇敢和機警。但兩個特工派系間的矛盾空際也不無幫助。

使我記起一樁逃亡故事，特訓班有個隊附，年紀還青，未曾娶妻。他平時扮着笑面虎的角色，對「同學」似乎很肯幫助的樣子，尤其見到女「同學」，更是笑逐顏開。他在想吃天鵝肉，對一個姓孫的女「同學」轉念頭，那女「同學」也屬於「頭圍份子」之類的。但隊附在主任面前說了許多話，要求允許他負責做這女「同學」的工作。在特工道中，如果能把這樣的女子做得如願以償的話，在他是不特可以奉旨成親，陪嫁奩，而且是在老闆前顯得他青年有為，博得青睞的，這是兩美的喜事。於是他先把這女「同學」弄到劇團裏，後來假造了那女「同學」的自新報告呈上去。那女「同學」除了逃亡沒有辦法，在劇團裏和同志們佈置好逃亡的準備。那天在大操場由長官部派官來慰勞自

新份子的時候，那隊附聽了主任的命令，驅遣女「同學」到大操場裏去，問他什麼事，他說：「不知道。」女「同學」再三不肯去，他現出真身。翻下面孔惡狠狠地威迫她。女「同學」一逃走一逃哭，隊附跟在後面勸，還未到操場，她對隊附說：「殺了我也不去！」突然向後轉，跑回來了。

這時趙銀鑽大為尷尬，哭笑不得。於是他的同事們成人之美，大家答應幫他忙，務必使姓孫的就範，喝杯喜酒。那女「同學」知道禍事臨頭，決定當日逃出去，我要他們等一天，以便我可以到外面再多弄些錢來給他們。她說大家計劃定當了，衝出去再說。到了黃昏遊藝場和同走的「同學」公然離。趙靈兵嗜崗，以奉令借道具的名義出去，幾個憲兵在路上遇到她們，見是劇團裏的人，也不十分發問，劇團裏不久發覺他們逃亡了。這八個人一起逃跑的大事，使主任系特工們和憲兵們大傷腦筋。憲兵說劇團在營外另居，他們可以不負責任。隊長們說劇團門口有哨崗，出去又是經過哨崗的，要憲兵負責，幾經折衝，憲兵只好出發一個班去追。他們在往上僕城去的路走了一趟，不到兩個鐘頭回來了，說上黨方面的一路沒有蹤跡。

那趙銀鑽心不死，罵憲兵不分頭去追，敷衍塞責。他自當奮勇，連夜向廣靈縣去的路上追，到天亮走到一個涼亭裏，坐下休息一會，抬頭看見牆上有新筆跡的詩句，具名的是那八位「同學」之一。他斷定他們從這條路去了。又到一個涼亭，壁上又見有「我們去也！再會」等字句，下面又見着八位之中的另一名字，他向這路起勁追趕。到了廣靈城裏尋覓了一晝夜，毫無蹤索。再過去追趕，沒

有信心了。撲喪而歸，好幾日不見他露面。

憲兵的特務組織，自成系統，直屬中央的憲兵司令部。憲兵都受過嚴密的特務訓練，反共教育，他們任務，正如那位九隻九頭鳥的團長所說的，什麼都管得到。實際上是以反共為中心的。一切有關「黨政軍警法，農工商學兵」的憲兵任務，都圍繞這中心。他們知識水準比較高，初期招募的士兵多是初中高中程度，至少也是小學畢業。他們頭子裏都已訓練有一套東西，都有一些半解的知識，能講講歪曲的，荒謬的理論。這種是為其知榮幹的隊長特工們所不及的。

每個憲兵都為特務組織所控制，但我們說個憲兵是特工，却又不盡然。他們原都不想做鬼的，而是中了鬼王的鬼計，套入吊索，打入叢雜叢的，地獄門口，當那牛頭馬面的職司，幹那鬼卒平常的差使。除了幾個官長和少數班長以及極少數的士兵在蓋婆亭喝了迷魂湯，忘了人世間之外，其餘大多數，多未失去人心。他們在黑漆的鬼域裏，切慕活人世間的光明，誰不動投胎人身之念。但他們要想得到鬼王准許放回陽間，那是千難萬難的事，他們在望鄉臺上不知流了多少思親念友之淚！

看守我們的憲兵，起初自然裝着鬼臉孔，像煞有介事，後來逐漸和我們相熟悉，講起話高來了。許多憲兵下班後沒有事便跑到我們這裏來閒談，我們那屋子成了憲兵的俱樂部。他們覺得我們的屋子雖窄小卻喚得有人氣息。有幾個簡直除了吃飯睡覺上差之外，一天到晚和我們混在一起，紀源得和朋友一般，我稱他們為無常伯伯（魯迅先生談日戲戲的一文中，曾談過無常果是人們最熟悉最近的

鬼)，他們也不生氣。

從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見到他們赤熱的人心。這種人心他們是不好到處隨便顯示的，一不小心，便要鬧事臨身。我們同情他們的不幸的遭遇。他們原是好人家的子弟，年紀青，身體強，都受過相當教育。抗戰初期或爲愛國黨義所激，投筆從戎，或因失業失業，流不擇路，或因家鄉淪陷，窮無所歸。也有爲了逃避抽壯丁，寧願當憲兵可以不上前線。當憲兵被調到各處招考的時候，臺上的招考章程上，寫着動人的條文，其中規定四年可以退伍。待遇特優，餉銀之外又有津貼。他們去應試了，當時還恐怕考不取，甚至開夜車預備考試用的課目，然而他們都錄取了。

找到保人，填上保證書、志願書等手續，他們由各地送到憲兵隊裏，做了入伍生。過清「三樓」一講堂，青菜豆腐湯的一級軍隊的小兵生活，接受了一憲兵乃陸軍第一兵科也一的應有的教育。當了一年半職的入伍生，能夠成績合格准予結業之後，分派至憲兵團各連隊服役，才算是正式憲兵，初進去是二等兵，過了一年二年以至三年，看你的成績尚可，遇到上等兵出缺，才提補你上去。由上等兵而下士、中士、上士、准尉、一級級一層層提上去，如果要想升到少校階級的話，就到鬍鬚白也未必可能。看守我們的一個班長是抗戰以前入伍的。他還是高中生，七年了才升到中士班長。我們取笑他們「吃得苦中苦，方爲上等兵」。他們也承認，不過要求把「得」字改爲「盡」字。

憲兵的軍律比別種軍隊嚴得多，一般都要罪加一等，從重處罰的。而且極容易得罪，憲兵之間互

相監視，一言一動，上面都能知道。稍有過失，就受懲罰，假期打軍棍，坐禁閉，重則送刑房監禁。犯了罪，很難得送軍法機關依法判決，連槍斃也由憲兵隊自己可以執行的。他們的餉銀比別種士兵多，班長以上就有所謂一憲兵津貼，但在物質高漲之下也不能經常吃青菜豆腐湯，他們要想請假，職務時期照律不允許。依照章程規定的四年已期滿了，請求退伍，說是國難期間，延長服役，不准所請。就是有了特殊原因如重病殘廢等，請准長假到家裏，還不能離開憲兵政的關係。他們的生活比我們實在也不過五十步與百步的相差。有個班長說：「我們還不是同你們一樣，不過你們是被捉來的，我們是被臨來的，這一點不同了。」他們精神上的痛苦且更甚於我們。因為我們明白自己爲什麼，爲了什麼要坐集中營，他們却不明白自己該爲了什麼當憲兵。

他們也落在深淵裏，他們要想出得這深淵，除了逃亡也沒有別法。其他們的逃亡，比我們更困難，更危險。因為他們入伍時填寫三代履歷，家鄉親屬的名字，更有一個保人，你逃跑了，就要連累親屬保人吃官司，憲兵自己的法律規定，憲兵逃跑被捉回，就不要經審判手續立即槍決的。我們被捉回的逃員，雖也有被槍斃的，却不是用逃跑的名義槍斃的。憲兵們在這樣的嚴厲的管轄下，他們爲了要做人，卻仍能夠破困難，不計生命危險，時常有逃跑的。集中營裏一百四五十個憲兵和我們這許多囚徒，日日爲伍，喚到的是人氣息，聽到的是人話，這給他們的刺激是不小的。一個人上了營，自己不知道的時候，到也視爲當然，等到自己覺得上營之後，那是追悔不及，苦痛之極的。記得有個東

故事，一個吊死鬼掛好了繩子，一個人上吊，那人不用頭頸而把腿套進繩圈去。吊死鬼說：「你弄錯了。」那人說：「我沒有弄錯，你弄錯了，才有今日。」一吊死鬼聞言大哭，立即不遵守找替死鬼的合法手續，做了個一偷來人身一投而而去。憲兵朋友們正和那吊死鬼一談情境，他們不按合法論長假的手續，不斷地逃出鬼門關而去。他們獨自逃，結伴逃，也有同我們學員一起逃的。起初還多限於家鄉淪陷，或家屬保人不易追究得到的人，逐漸運來歷可在的也逃跑了。憲兵和學員在逃跑的競賽上逐漸超過了學員的比率。後來我在浙江某一個公營貿易機關裏遇到一個逃出來的憲兵。他見了我熱烈的拉住我的手，問我還認識他不。他現在改名換姓在此做會計工作。他又告訴我，他是集中營撤到臨建後逃出來的。那時他們一連逃兵剩的不到四十個了。

至於主任嫡系特工又不同了。他們的本質不像憲兵的單純，出身也比憲兵複雜得多。他們吃這碗飯時間也久，大都已是官的階級了。他們中的大多數，已喝透了「孟婆湯」，不俱忘了人間世，而且對於一人一道的東西已經有成見，嗅到人氣，聽到人話，覺得不舒服了。他們所受的訓練也不同於憲兵。他們在監獄也學過反共的一套理論，但這不是他們的主要功課。所以在這門功課上，除了幾個頭子之外，實在不及憲兵。他們所學的主要功課是屬於反共的實踐上的。如何釘暗，如何偷竊或搶劫文件，如何綁架，如何進行暗殺等等的技術，他們都有心得的。他們有一本實質的書，大體上講的是。裏面講的都是這類行動技術，每一種技術都舉有實例說明。講暗殺術的一章，舉的實例是在上海

某醫院暗殺一個人（名字已忘）。這人被暗殺一次，鎗傷不死，在醫院裏醫治的。舉例很詳細，如何計劃，如何準備，如何進行，如何脫身，都一一說明，並附有一張圖，畫清醫院房屋的平面，用紅黑虛線指出暗殺者的出路和進路。這一本兩百多頁的書，就是他們傳授不傳女的秘本。他們的政委本領，全在這書中。不過如何打屁股，如何使毒刑，書上沒有說，這些種種自道的。至於如何翻印是非，造謠說謊，捏造新聞，含血噴人，惡罵威脅，放刁撒野，竊機謀略，美人落水，張冠李戴，武斷歪曲，吹毛求疵，捏造口供，翻臉覆面，以風作浪，包藏禍心，執指擅罰，裝腔作勢，吹牛搗勢，……這一整套本領，他們也來得一二子，卻非其所專。這套本領在集中營裏要算總教育、總幹事、教員、訓練員等一批「文人」比較高明，但這批文人，比之於「雙鈞鈞」（註）特工系統裏的專家們，卻又小巫見大巫了。

主任系的特工在三戰區各地都有，無論他們的任務，不單是反共，也做反漢奸反敵人的工作。其實後兩種表面上也在做，管子裏天曉得，在集中營裏做團長監獄等工作的，多是在外面混不好，或犯了特工紀律，或被同行傾軋，被調來當這苦差使的。他們也都不很得意，過眼半賤，不免時常發作。

我從他們的牢獄中，知道他們們為國家的，在集中營裏到派軍隊去工作，給獎、響、獎金萬

（註）「雙鈞鈞」，CC也，像形。

兩，雖有危險，份頭可派。如果胆子大些，自己覺得隊伍，上面可以領餉，下面老子第一，爲所欲爲，那便肥了。其次是派到護奸那裏工作，既無危險，又多進賬，工作情報自有護奸幫忙。據說護奸見他們，像爹一般尊敬，待之如上賓。其次是普通外勤，也可以帽子一覆，竹槓隨來，在天酒地，任意歡喜。再其次是辦案子審犯人，只要手段靈活，外快可撈。遇得巧還可以弄個把「廢物利用」(註)最苦的是被派到「匪區」工作，既危險，又無錢，出力不討好。但還可以敷衍塞責，多造些用放應酬費，實報實銷。在集中營，那是末級苦差使了。每月只有規定的幾個餉銀，學員身上只有虱子疥癩，無油可搽，雖可以在餘米餘鹽上搽些油，也是有限，大頭子又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菜，酒水不湯的。一年三百六十日老昂在隊上，這批囚徒又是天上星宿，不易打交道，弄得不好，就吃上拳棒頭。有這般苦處，也難怪他們在羨慕游擊肥缺了。我記起在周田村茶館裏遇到的一個當游擊隊長的特工。

上周田村有個小酒菜館，我也是老顧客，有一天我在那茶館裏遇到的一個當游擊隊長的特工。在我對面坐下來，臉色下似乎有些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叫老叫拿酒菜來，獨酌起來。釘着眼看我，過了一會他走到爐灶邊去問老闆：「那位是誰？」老闆開玩笑對我說：「他是這裏頂刮刮的。」

(註)據說某特工已判一個女犯人贖罪。執行的頭天晚上，去誘姦女犯，答應她釋放，在後第二天仍把那女犯贖罪，一個同行見他決意，他道：「這是廢物利用啊！」

那人問：「任什麼職務的？」老叔說：「大秘書。」那人問：「是主任這裏的？」老叔一面回答他「對啦；」一面回轉頭來向我做了個鬼臉，笑了笑。那人又叫了一隻茶，坐下來，想和我說話，卻又不說。他吃好，坐著刷牙，見我也吃好了，他立起付賬，他打錢的賬也算在內，我連忙阻止他，他連說：「小意思，小意思。」硬給我付了賬。第二天中午我在那茶館坐，又見那人匆匆進來了，他招呼我，於是又吃酒菜，我推走了，他一定要和我同嚼。他問我：「貴姓？」我答姓張，他就張羅書張秘書的稱呼我，似乎很親熱。在談話中，我知道他是游擊總隊的總隊長，在江北打游擊。我問他江北怎樣，他說那邊新四軍。我說：「新四軍不是早解決了嗎？」他說：「江南的搜掉一點，江北的越弄越多，上次我來時新四軍勢力不到的地方，還有十多縣，等我領了餉回去，只剩得二三縣了。一談到後來，我問他有什麼事到這來。他答是來見主任的。我問有沒有見過。他說：「跑了兩天還不會見到。」我說：「主任不在，你有什麼事？」他說：「不要說起，上面也太不原諒人。」我問他怎樣。他說：「不聽你聽書說，我一個總隊的紅表，長官都已經批准五百人，符號也發了。上次我來時又參謀團先發三百人的，結果其實領到一百人的。這次我來請求增加，主任要我報告實際人數。不聽你聽書說，我人羣的確增加了不少哩！」我裝做懂事的樣子，像煞有介事的說：「上面做事也有上面的難處這不是一個子可以捺得滿的，有一百人的實發下來，也算不錯了。他似乎氣平下來，點了點頭說：「一張秘書！你的話也不錯。不遲到下週還有大隊長、中隊長，這點數目實在不夠分配。請秘書

帶一下兄弟的忙，向主任辭職。……這班帶班的孩子問：「你別管有多少人呢？」他囁囁地說：「一百起要多呵。」我說：「恐怕沒有罷。」他似乎老實話的跟我回答我：「不瞞你，我管，上次已經有二十多個哩，現在恐怕增加到六七十了，這班帶班，實在不該分給。」我說：「司令你總沒有理由推辭下來吧？」他說：「不行的，不行的，我已打聽過，誰阻礙了。」然後我等他將他這話，就從替夫說，他更將這小話下去不說實話說，……這話就了鈔。

帶班帶的長們所編寫的班課，其間自己把班課編在，原來就是這種捉法的。這種東抄，我偶於無意之中得到的，其他更抄了去，寫密寫得真多真煩，我也不需要多去深聽，因為這於我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別無用途，而且如果帶班工而發覺我抄的太多，不但我不會發我出去，弄得不幹，性命都保不濟實。

帶工們對於我也談不盡。說一頭開，不大像一頭開一，說不頭開一又不次管妥為。說老實却是堆一髮全身動的，說不老實又有老實價，於是他們便管其一樣新翻一分子。我也樂得無所謂，假裝假裝，裝裝作態，假三時，假五時，假到要講，高聲說者，滿口孔夫子道理，替我一我的朋友一某某長某某員，暗中吹噓小佳話。其目的在於教育文章的眼睛雖然看其那們，唯聲價其以多，他與我的誇語是：「假裝狗臉，實屬可恥。」然而不過是可疑而已。

我們二七君子在這幾個月裏，生活倒也可以過，吃得飽，穿得暖，烘烘，又有老兵保護，安

來，要求接見丈夫。憲兵不准他進去，她坐在特訓班門口哀哀啼哭不止，特工才准道士一同學一出去接見。他妻子帶哭帶訴，說女兒的經過，兩個女兒的身價只吃了二個多月，就完了，現在只好賣兒子，已說好戶頭，五十地錢價錢。她捨不得母子分離，哭了一夜，決心不落，跑來商量。她講話的聲音並不十分高，可是道士似乎都懂得，他呆立着，把兒子抱過來，仔細看了一遍，又交給妻子。他叫妻子等一等，自己跑進裏面，到隊長前面，撲地跪下，兩淚如雨，請去救救他。隊長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再打一個報告，我給你轉上去。一他要來再去見妻子，卻不准許了。他妻子坐在特訓班外面牆角裏哭到晚，被憲兵又勸又拉的趕出去。報告轉上去，仍沒有批示。

過了不久，集中營發生一件大事。有一個小頭子養得一個兒子，這一週歲不到，突然生起病來。警官看不好，請了外面中西醫來，也不見好，毛病只是天天重起來，急得他夫婦做皇天。老百姓說一定觸犯了什麼，鬼怪在作祟，太太也以爲然。說也奇怪：集中營的特工們，未曾娶妻的不算，大小官兒數十人多沒有一男半女，據我所知，那時有兒子的只不過二三人而已。——也許以後已有生育，也許另外有兒子，我可不知道。特工們只有在這點上還有些人性，他們沒有不想急於生個兒子，也只有這點在他們唯生哲學陰陽太玄奧的因果觀念上，有些難言之隱。現在靠祖宗福澤養得個寶貝兒子，竟又生起病來，藥石無靈，那得不抄出心頭肉般的痛。就是他的同事們也爲他着急，可惜。這爲特工們所重視的消息，傳入營中，連營上也聽到了。他對家長說，恐怕是野鬼之食作祟，他會得捉。

那小頭子本來早想請道士來禮捉，只恐怕別人說他迷信。既然一學員一會捉，那最好沒有。他說：「不妨試試，明知迷信無用，但也可慰太太之心。」於是買了香燭紙錠，雞鴨魚肉，用演劇需要的名義，借到了道冠道袍幾角法劍金副行頭。請到村中七八個婦女老百姓。我們這位「同學」，仗劍禹步，作法唸咒。整整忙了一天半夜，一靠那小頭子的祖宗有靈，其二也是我們這位道士「同學」運道轉，杏櫻泰來，那位小公子竟漸有起色，不幾天會吃奶會笑了。從此我們這位「同學」得到許多特工太太的好感。他從籠子裏放到鐵絲網裏了，住在火快房，可以在周田村自由。他又得到太太們的贊揚和宣傳，村子裏的老百姓知道訓練班道士很靈驗。家人有病，就托太太們請他來作法。第一因為我們這「同學」，有求必應。第二作法唸咒認真，他是娶子，只恐別人聽不見，咒語唸得特別響亮，而且始終不停。第三他不要錢，只照例請他吃幾餐飯，拿些照例須拿的請柬的請柬。有這幾種便利，老百姓樂於請他。他把拿來的請柬送給太太隊長們吃，更得特工們的信任。起初准在近那村子去作法。逐漸十多里路外的村子來請，也准他獨自去了。訓練班道士名望更大起來，他索性叫大兒子設法向同行借了些行頭來，住在周田村一同幫忙，生意好得很。可是等到改組為戰時青年訓練團的時候，這位年老的道士變了戰時的青年。自然青年不宜於迷信，不准再做迷信的行當。集中營從上層撤退，不知道他的下落如何。

我們一七君子一過着特殊囚犯的生活，有十個月之久，但我們要得到自由高飛，也除非開闢幾條

調撥出去不可，我們也真有辦法。我們三個人的計，有的衝出去之後，還不得，就三譯，解決不了問題；有的體力不支，就不動聲，有的則真要衝出我這陣地，但他們計錯了，有機會決定衝出去。他們牽的那天，天氣晴得春暖，我們紛紛披發，背心都脫在凍上。我們四人向一個憲兵長下到周田村店吃酒。我吃得瘋子起，酒一杯杯的灌來，上下亦全地賭松，吃了兩個多鐘頭，我還想吃些，憲兵班長再三個個回來，替得之醉道還到屋子裏，連班長打發進來回來，班長問他們三個人呢？副班長說：「在老百姓家吃東西，班長叫他去找。我們就要領勝，機關被禁下批，憲兵找來找去沒有，發覺他們走了。我們也大驚小怪，發覺被禁去不見了，說他們不該偷了班長的東西而走。憲兵隊立刻大批動員分頭去追趕。我們在說說幾個朋友一路平安。到了夜裏，憲兵班長到我們房子裏來問那班長：「這裏誰同他們要好？」那班長指出是我。連長叫着我的名字一起來！他問我：「事先知不知道他們要開小差？」我說：「我們三個情人同他們三個個翻臉，不同他們說話已經幾個月了，這是你們幫知道的，他們怎肯告訴我們要開小差！」問答中他提不到一點把握。他忿忿地自語：「他們逃到那裏去，逃得出便是他們的！」竟起走了。第二天憲兵們四處問車，我們朋友已到他們要去的方去了，他們已是自己的，而不是那連長的了。

我們兩個不通的一君子，當然依法進軍，總算還客氣就關在住所，是不准出戶，禁閉十多天。以後不准隨便在村中跑，到村外更不必說。不准酒肉准我吃，菜也准我拿進來。菜館店老闆做了我固

時通訊員，他倒聽斷不了我和外國朋友的關係。

特別軍官命令編爲訓練團區公館了。又說要交來或送給收。聽說這次我無論如何可以用去。特工頭子又叫我講話，問我回到那裏去，要多少經費。我問這次無論如何可以用去了，在打算出去以後的計劃。然而政綱的一天，我不再出去，而是進去。我們兩個人被政綱第六隊去，這一隊特工們稱之爲第一到四一隊的。就說後來我們是第四隊的一隊。第三隊又把我们兩個人分編到第四隊和第三隊。第三隊是武一團區區，詩人，軍醫等，一隊區爲政人。特工們大糖因爲我總屬「可疑」，但還不夠一頭一，編在政隊。上操，上課，勞作，唱歌不能並例外。感謝許多難友的幫助，替我做吃力的苦工。上學上課，變身操時更忙，只有稍要來會三民主義頭兩句，以下就做郭先生陸榮廷命令了。

過了個把月，又想到朋友的警告，總算仍替我轉難，免了作工上課。免了我的法費，那夠得上百分之二資格做通訊員的事。前，很快也聽了婆婆的新言笑們，還說我又可以在村中跑跑，在老百姓家坐坐，聽了那區通訊員的平通，和憲兵們友好的苦果，我也替做苦度插事。這幾直利幾個月之後集中營就上黨撤退。

四

一九四二年五月敵人佔領金華。報紙上還在刊載着我軍殺敵數千人，金蘭崗若金湯。敵人攻陷了衢州之後，報紙上登載着我軍決戰衢州，又殺敵數千。敵人已佔領江山，報紙上是說我軍予敵以重大損失後，戰時轉進江山。但敵人不管報紙上幾千幾千的重大損失，還是向西進來。南昌敵人在報紙上有蠢動模樣後，沒有二三天，沿浙贛路向東推進了一大段路。這消息使我們又怕又喜。怕的是特工乘亂殺人，喜的是我們或可乘機進進於一役。

一天察一天的消息，營中傳道着。大小特工們雖然顯得慌亂，他們却有臨事不苟的精神，外面風聲越緊，管理我們愈加認真。他們天天傳出消息，我軍如何勝利。甚至背洩絕秘密，說出長官部的作戰計劃，調集了十萬大軍，將敵深入，一鼓殲滅，要我們顛覆。

有一天黃昏時候，我想到外面去，門口密探對我說：「今天你不要跑出去。」我問他：「什麼事。」他說：「明天告訴你。」我搖頭往外一望，密探縮着變臉，隊長們心慌意亂地把所有勞作用的工具，槓子鋤頭之類，掃到一個小天井裏。叫我們晚上安靜睡覺，外面有什麼聲響，不要起來。我們知道一定有事故發生，但不知什麼事。提草吹了號報曉之後，茅家嶺解來三個女犯。第二天我們從新來的女「同學」那裏知道了茅家嶺暴動的情形。二十多人奪取了崗兵的武器，衝出去了。一個難友丟

了一個手榴彈打死了一個正在被槍的班長，自己受了重傷，我們在心裏裏慶賀，他是一個勇敢的英雄。我們又從英兵口中知道當時有三連兵士追趕了一天，嚇得沿途老百姓都跑，只趕回了一個動不動的病人，其餘的連隊都散去了。但英上的官方的口說，只趕掉三個人，其餘的都趕回來了，並且開過水，當場打死了兩個難友，全都武器被繳回，沒得能活現，可是我們相信英兵有英兵人士的消息。

那個被捉回來的病人，以及受傷的難友，二天以後，被拖到荒山倉裏，嚴刑審訊，要他們說出逃跑的全部計劃，以及逃往的目的地。那兩位的答覆是：用盡最後生命力量用一中國共產黨萬歲一的口號。他們被亂棍打死，還沒有斷氣，踢落在一個預先掘好的洞裏，蓋上泥土。同時有一個女、同學一也被槍決。她只有十七八歲，常在皖南被捕時，被野獸強姦，梅毒入骨，臥在床上，吃飯大小便不能起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活受罪一年多了，她掙扎着，只希望能出去自由。因為這並非絕症，只要好好醫治，是可以痊愈的，但特工們只怕所把自己受病的經過說出去，幾次請求出外醫治，都不准。這次槍斃特工說，是做好事，使她免除苦痛。

那新解來的三個女犯人之一，是三戰區某團的女主角。據消息靈通方面報導，她因為不懂得做女戲子的門道，却要自盡藝人的身份，得罪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特工。他竭力替她捧場戲慶動，而隨即冷淡地。每當她到後台來時，她的點頭招呼，不能滿足他，竟動手動脚起來，有一次她發了點脾

氣。於是被戴上美麗的紅帽子，圍到茅家嶺來。那特工初意不過是給點一點顏色看看，叫她肯馴服，那知茅家嶺是捕蠅籠，易進難出，一關已關了半年零。她被解到集中營時，却已懷孕身孕，薄薄的夾衫已掩不住她的高肚子。當她到後那茅家嶺姓王的管理員（狗頭早已調升他職）被解到長官部法辦。長官部接到無頭狀，查獲那姓王的女姦女犯。軍法處傳那女演員去審問。集中營裏有許多特工是姓王的同學同事，預先允許承認。但當她被軍法官訊問為什麼被捕半年多，懷了孕不到四個月，他低頭不語了。聽說那姓王的管理員，兩罪俱發，被判死刑，後來究竟死不死，不得而知。對於這件事，集中營特工們的輿論分兩派。一派罵那不大不小的某特工，下井投石，手段太辣。一派說自己化了許多心血，得不到手，却眼看被別人順手牽羊，安得不氣憤，不報復。兩派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當早晨隊長官佈上極絕對安全的一天，晚上我那臨時通訊員通知我明天要撤退的消息。第二天隊上果然宣佈為準備萬一，保護學員安全起見，立刻撤退。我們好在早就打好草鞋，準備好了一切，說走就走。每人背了背包，揹着隊上的公物箱子和麻袋包，大小鍋子、炊具、米、以及官長們太太們的大小箱子、衣包、鍋蓋，每扛說少也有百斤左右。各隊集合在大操場，整隊出發，有幾個隊連床桌椅茶几以及官長們府上的全部傢具都扛扛由一學員一揹着走。憲兵前後護衛着。憲兵後面跟着教育幹事之類的文官和太太們的混合隊，浩浩蕩蕩向着譚莫如深的目的地出發。

那條路是上饒人們逃難的唯一的一條公路，經過分水關高嶺可直通到福建。當它有最緊要用處的時候，卻被大水沖斷了幾條大小橋樑和好幾段路基。在如山的軍令督責下，拉着伙子在搶修，殺了幾個人搶修不力的鄉長之類的人員之後，修得勉強可以通車。這時老百姓還在信賴固守金蘭，決戰衢州的話。雖然人心惶惶，却未見有何行動。老百姓也只有信賴這樣的話，方能把自己鎮靜下來，因為現在還未到老百姓被允許逃難的時候。抗戰期間，軍事第一，後方的部隊當然先行撤退。其次是提關。我們是屬於提關一類的。應該比老百姓先走。

路上已經顯得很熱鬧。各式汽車在路上競賽。酒精車追過木炭車，汽油車追過酒精車，小包車又追過了大卡車。大卡車上有的擠滿着男男女女，連車頭上，鐵輪板上，踏腳板上，都坐着人。有的滿載貨物、箱籠。有的雞堆着臥床躺椅等笨重器具，洗腳盆馬桶也在車上張開大口向着拖了兩條腿走路的人們笑。馬輪羊角車在汽車喇叭聲的吶喊聲下，在路邊吱吱地急叫。敵機沿着公路，在投着它轟炸目標。當隆隆的飛機聲自遠而近，隊長們伏在路溝裏喊着口令叫我們坐下，却不准散開伏回。我們仍排隊在原地呆坐着，看敵機在頭上盤旋。它如果願意投下幾個蛋，我們就是肉絲或肉醬。但這不是以我們因怕畏懼，因為對於我們生並不比死更痛快。我們憂慮的在乎傷而不死。敵機的轟炸，似乎也分幾個時期，這時它還在轟炸汽車時期，等到它轟炸行人的時期，我們已經到了一百五十里外的地方，暫時安營了，因此我們沒有在殘暴的敵機下傷亡一個人。

我們隊伍每天走四五十里，第一天我還可勉強跟着走。第二天脚上被草鞋軋破血泡，准許我跟着一起走。可是我一蹶一拐的還跟不上，後來別人都趕上去了，只剩得病弱的三個女「同學」和我，由女隊長押送着。那女隊長真是中國英雄，她的架子和威勢比男隊長還要像煞有介事，一路似怨似罵的說我們拖累了她，趕不上隊伍。第二天我撕了破布把脚包紮了一下，和三個女「同學」拚命在前面走，那女隊長真呼呼地在後面追跟着。我們走一程坐下來休息，等她將趕到時，我們又立起走。上半天地還能拚命趕，下午走了十多里之後，不見尾追上來了，直到宿營地，還不見趕回來，後來知道她追趕我們不上，又恐怕我們逃脫，仗着身穿一套軍裝，喝住商人汽車強搭上去，汽車不等她立穩就開動，她被摔出車外，跌斷了一隻脚骨。

我們走了二天，路上又遇到大雨，坐在公路旁的一所小茶店裏躲雨，見到後面有三個憲兵押着四個人走上來。那四個人淋得像落湯雞，我認得其中之一是林植甫。他一向不知關在何處（新四軍高級幹部分開幾處地方關的，石底村也是一處），到撤退的前幾天才解到周田來。現在我見到他，想起石底村的幾個人不知怎樣。關在石底村的十個人，在我們七個人解回周田村之後，王聿光、王傳福、陳治國等四人也被送到特別班裏。王傳福又被關到茅家嶺，勞動時丟手榴彈重傷被殺的就是他。有三個人逃出去，因為不認識路，被憲兵追獲，一個當團長的（已忘其名）中彈後落在岩坑水潭中溺死了。那五個人的消息沒有知道。我正在想着，一個相識的憲兵走過來招呼我，閒談中我問到石底村的

幾個人有沒有解來。他說那邊發生逃亡事件後，上面不信任憲兵守衛，改由奮勇隊（註）負責了。我問：「現在不知怎樣了？」他看了看旁邊有人，搖了搖頭說：「不知道」。雨止了，大家都走了，我們也起身走，那憲兵有意放緩脚步，我走上去，他輕輕對我說：「真誠，李志芳他們早被用毒藥燒死了。」這是非常隱密的，叫我不會對別人說。我還想問一問真實，他加緊脚步上前去了。我聽到這消息，追憶同住石底村的情景，黃、李他們的面影，那時心裏難過的情狀，現在已形容不出了。

我們到了駐營地方——鉛山縣石塘鎮。我的妻子帶了十歲的女兒已在那裏找我。媳母女在金華失陷前兩天，衝出危城，逃到上饒友人處，曾來周田尋過我一次。這時她搭了友人機關裏的車子先到石塘來。她告訴我時局緊急以來，朋友們更着急，無容不顧的在想法營救，現在已經有了把握。她一路跟來，爲的怕我在路上被人不明不白的擄掉。她喜慶我一路平安。我對於她所講把握，却仍不相信。在石塘過了三四天，妻又來通知我，明天有人來保我出去，叫我準備好。我對於妻子的樂觀，並不在心。第二天下午果然有一個朋友從鉛山來。他帶了長官部的公文先去見主任後，再來看我。他告

（註）奮勇隊是那時新組織的武裝特工，當浙贛路淪陷時，他們就在沿線各縣，搶掠，殺人，燒房子。老百姓把「奮勇」二字作爲強取硬奪，偷盜，姦淫，燒殺的代用詞。例如：我的衣服被「奮勇」去了。某人的妻子被別人「奮勇」去了。

訴我托得了一個全國聞名的特務要人，直接寫信給三戰區的特務最高負責人要求保釋我。他拿了這信件經過衡州至錫山關，涉過幾處險峻的大水，才送到了那負責人，簽字批准了。他充當那要人代表來接我出去。我可以立刻出去了。話還未完，團本部來叫我去。我那朋友還有要事先回去了。我去見了主任，他說：「現在某某主任委員來保你，你出去好了。」隨手寫了一張條子，要團本部給我一張差假證。（集中營從來沒有釋放過人，沒有準備着釋放人犯的文件和手續。）這是出於我以及許多難友的意料之外的。前從不到一個鐘頭，我竟跳出深淵，成爲集中營裏合法出去的第一個自由人了。我那時的心境，現在只能籠統地用「悲喜交集」來形容。我脫起死囚服，穿我舊衣裳，到十多里路外的朋友那裏去。路上碰到三個憲兵，聽了點頭已經走過去了。其中一個憲兵却又追回來，叫我停止。我知道他以爲我開小差出來，所以追來，就回頭問他「什麼事？」加緊腳步只顧走。他跑步追上，問我到那裏去。我說回浙江去，給他看過了差假證，問他是不是以爲我開小差，他紅了紅臉說：「不是，不是！不過曾經也有人像你這樣從容混出去的。」他贊我得到自由。他說他也是浙江人，這次敵人流竄，家鄉淪陷，他的母親和一個十二歲的弟弟，不知怎樣，他早想脫離這不是人幹的工作。要我幫助他，將來給他覓一個職業。我答應了他可以想法，轉身就走，走了十幾步，回頭，那憲兵還呆呆望着他地望着我。他見我回頭，又招呼我等等，趕上來，要我告訴他我的住址。我問他什麼用意。他要說又不說的好，會，終於說：「我決心不願再幹這行當，準備去請長假，跟你回浙江去。」我說：

「你怎麼能說得准呢？」他說：「不管他媽的准不准，今晚或明天先到你這裏再作計較，我相信你一定有辦法帶我出去，無論如何要請你教我一教。」愛濟眼圍有些紅了。我考慮一下，對於這個被騙陷在火坑的青年的要求，非常同情，但一期我對於他還不太了解，二期恐怕弄得不巧，又惹是非。我就回答他：「我自己到什麼地方去，也無濟落，當此兵慌馬亂之中，無法給你找一個存身地，不如暫且忍耐，待將來有機會再說。」他聽到我的拒絕，知道軍實上的困難。他雙子熱烈地牽着我的手說：「那末，我將來跑出來到你那裏，你一定要給我設法的。」他兩眼流露着像小孩子向人討玩具般的懇望，他等我給他認真答覆之後，才放下手，還送我到渡頭，看我上了船才回去。

我在朋友的送難情裏要正着，心中只打算落到何處安身，我好似一隻久關在籠中的鳥，一旦放出籠外，反覺得天地茫茫，竟何何處，才有林子可棲。這時前方的消息，越來越惡劣。我軍一所向無敵一，往南推進，敵在後面追蹤而至。我軍行動神速，使敵人望塵莫及。敵人未至上饒，我軍早過仙霞嶺，今本關到瑞赴去了，但敵人在上饒火車站架炮向四面無目標的射擊時，有許多機關過來不及撤走完畢，許多大炸彈大炮彈還在拉佚子抬着丟到滔滔信水中去。起初撤到近地的部隊機關，此時又立不住脚，要再往瑞赴撤。老百姓雖未奉命逃難，到此時也只得扶老攜幼，倉皇出走。這時公路上成群結隊的難民、難民、難民，前浪排後浪般的奔夜掩避。各色草子，汽車、黃包車、手車、羊角車、土製的牛車、以及小孩的玩具車，滿裝着衣包箱籠雜物跑奔着。敵機肆虐更凶，沿公路射擊機槍，丟

擲炸彈。死傷在敵機下的人不知有多少。沿途又沒有食宿的地方，許多人都露宿挨餓。死於疲勞、疾病、飢餓的人，又不知有多少。荒亂、恐怖、悲慘、籠罩了這條幾百里長的公路。

我得到這樣情形，覺得難在難民之中走，實在危險。我在集中營裏把生死置之度外，現在虎口餘生，這條性命覺得格外可珍貴，要好好使用。於是設法把妻女背上，一輛貨車先走，自己想多找幾天容的走。但敵人來勢不容許我多停留，只好背了包裹作徒步長行。沿途所見真是一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一大軍過處，村裏的門窗被兵衝得就便吃了，或老百姓自己闖進家裏了。難民背不動東西，只好將空箱、棉絮、甚至棉衣等拋棄掉，更沒人去拾來加重自己的負擔。我行軍行行，背上的包裹也越行越重。正在樂之可惜，背之太重的爲難景況中，後面來了一個空手走路的青年漢子，我請他給我背一背包裹，願意多出調力。那漢子說：「好，我給你背，不要錢。」他滿臉高興得意之色，這是在無數難民的臉上所找不到的。我覺得奇怪，空問他的來歷。知道他是新兵隊的壯丁，才跑出來的。他家離此只有五十里路。他說：「今晚晚上還可以趕到家，家裏的人會說我是忠勇回去哩！」他很喜歡談，一面走一面講他自己進新兵隊的故事給我聽。

他先敘述了一番家境，以及如何被抽，如何化錢，如何被捆綁去，如何受虐待等等司空見慣的後方壯丁一般所遭過的經過。之後，他說：「我被捉收到新兵隊裏，還不到半個月，這條性命總算靠著張保佑，搶了來的。新兵隊有好幾個，我們一隊因爲上蹺吃緊，留在錫山縣境訓練，共有三四百人，

關在一座廚裏，東洋飛機到處炸，大隊長不准我們進警報，七八架飛機來了，大隊長把廟裏大門鎖，自己和許多官長到外面進警報去了。兩架飛機在廟上盤旋，我們有的躲在廟裏，有的伏在牆腳邊，天非裏。兩架飛機穿梭般一來一往在廟上低飛。有一個新兵眼裏禁不住，爬上牆頭想逃出去。這一來，不得了，兩顆炸彈一齊丟下來。我伏在地上，只聽到雷聲，轟隆，嘩啦啦的聲音，心裏撲撲去。醒來時見到一個弟兄，削去了半個頭臉在我身邊。黃黃的烟塵把整個廟圍着，立不住又跌倒，等到喊救命的慘厲聲。有許多人已經開大門跑出去，我想爬起來跑，兩隻腿已濕軟，立不住又跌倒，等我衝到大門口，那大隊長和十多個官長奔來，亮槍，手槍，罵我們不要動。開了好幾槍，打倒一個人，許多人只好退回來。叫我們排好隊報數，站着不許動。這兩顆斷命炸彈炸去了三間大殿，七間小屋，我們新兵死的傷的有一百幾十個。進走了一百多號，我們不死不傷的又逃不掉的，只剩了百來個。當晚押到另外一個新兵營裏去受訓練。大隊長召集我們講話，我聽不懂，不知他講些什麼。有一個班長，膽子真大。他立正報告大隊長，說官長們鎖了門進警報，害弟兄們死了許多，實在太冤枉。大隊長板了臉孔說：「你懂得什麼，這飛機炸死人，這是東洋鬼子不好，不是我叫他炸的，如果我叫弟兄到外面進警報，你們進散了，我要砍頭殺的，你懂得什麼，不許胡說。」我們弟兄聽到，只覺真真氣死人，却說不出道理。又說，先令，步兵的翼比飛機還快！」

我問他這去怎樣進出來的，他說：「我不是進出來。鬼子兵到上廟，我們殿上鎖不到，大隊

長，連排長，軍需文書，都一個個溜掉了。沒人來管我們，我們看看飯也沒得吃，大家就走散了。先生！你看，我不是開小差的，保長總不能再捉我回來的吧！」他的談話又轉到深長身上。我們談着走着，走了二十多里路。只見前面有幾座炮車陷在路泥中，有十多個兵拖的拖，推的推，砲車還是深陷在泥溝裏不動。漢子對我說：「先生，我不過去了，他們要捉住我拉砲車的，拉拉砲車不要緊，只怕捉住不放我回來。你是文弱的先生們，不要緊的。」他把包裹交給我，急急的跨下公路，我叫他等一等，給他護。他搖手：「不要！」「不要！」從小路裏向山邊一個村子跑過去了。我走上前，那砲兵已攔了四五個逃難人在幫拉着，要我放下包裹也拉。幸而後面來了一輛大汽車，砲兵叫汽車接到砲車前停住，乘客下車，把索子縛在汽車後，汽車前面拖，我們後面推。砲車很快的拖出泥溝。汽車司機下來解索子，砲兵不允許，要他直拖砲車到福建崇安。司機說車子載的人貨過重，無法再拖。砲兵說出一篇軍事第一，軍民合作的大道理。乘客可以跑路去的，大炮很重要。司機再三求情，只是「不行！不行！」「不行！」汽車裏下來一個押運員，對砲兵說：「同志們，車子實在太重，拖不動。請你們自己多辛苦些，這點，買包香煙吃吃。」說着把一捲鈔票塞到一個掛中士領章的砲兵手裏。押運員揮手叫乘客上車，解了索子，汽車開走了。我急步走了十來里，才敢息下來。到了宿夜的鎮上，見到那幾個逃難人由砲兵押着拖着砲車也到了。

第二天一早，我把包裹分成兩包掖着走，出鎮不到半里路，後面有個老兵挑了一只小包裹和竹筒

子上來。他和我樂談起來，聽到我的口音，認做同鄉。他說他要到浙江福泉去，可不可以允許他替我挑行李。我問他要多少錢，他說不要錢，只要認做自己人就好。他老實告訴我，他是XX師出來的，那師部就在這鎮上。他說當兵四年了，年紀已經快五十歲，實在吃不消。我答允了他的要求。他跑到山邊涼亭背後，很快的脫去軍服，拋在牆角，換上預備好的老百姓裝，他捏了擔子，一路要快要慢的走著。

有一天下午我們走到一個村子邊，村旁有條溪水，見到那溪灘上有人聚集著，還聽到有女人哭喊聲，牛的慘叫聲。我們跨下公路去看，看到一隻黃牛掉在池上，二個兵接著牛頭牛頸，一個兵拿著一把菜刀在割牛的面脖子，黃牛嗚嗚地叫着，一個老婦人臥在溪灘上滾滾哭着，頭臉被石塊撞破流着血。那割牛的兵一面割，一面回頭看著老婦人罵：「你媽的！一條牛要值幾千元，五十元了得事，有這樣便宜的牛！你媽的！還哭！」拿起刀子向老婦人恐嚇著，不許哭鬧。另外三個兵趕開看的人，「他媽的！看什麼！」我那同伴對我說：「先生，沒我們事，走！」我就回身走。有兩個老頭兒也跟著出來，我問怎麼一回事。一個老者嘆了一口氣說：「現在世界還有什麼話說？那頭黃牛肚子裏已經有小牛，是那老婆婆的性命。那老婆婆和我們都是這村子裏的人。這條路半個月來不知走過了多少官兵，我們這村子又坐在路口，我們只好把牛羊豬雞以及鴉雀的東西，還有年青的女人都上山去躲藏。那頭黃牛真也該死，好好在山吃草的，卻尋熟路回到老家來。老婆婆不見牛在山上，連忙滾下

來，那牛早被兵爺們牽到溪邊四蹄轉圈了。老婆婆再三懇求兵爺還了牠，願意出五十塊錢送他們買肉吃。真是老虎口裏討屍首，那會成功？老婆婆的大兒子當兵去了，大媳婦小兒子和兩個女兒全靠這條牛活命。唉！這個年頭，還有什麼王法，老百姓真有什麼好說的！」說着搖搖頭進村去了。

我們走了三天，翻過四十多里的分水關，到了固北崇安。我那同伴要分路往東走了，我給他二十塊錢，他千恩萬謝而去。我再走十五里，到達武夷山下的大嶺赤石。我準備在赤石朋友處住下來，看時局怎樣，再定行止。誰知幾天後集中營也移到了赤石嶺。我起初滿以為從此可以不若到地獄慘景，饑饉鬼影，偏是冤家難解分。我躲在屋子裏少出去，想「眼不見為淨」，但仍無法瞞住我的居處。敵人整營要從江西、浙江兩路會師建陽，三萬軍的軍攻大後關在武夷山邊幾個城市村鎮裏徘徊，我幾個朋友也在赤石嶺徘徊。我離開朋友，兵慌馬亂，無路可走。後來聽說集中營不準備長駐赤石，還要移到別處去，我只希望他們快走。

武夷山乃天下聞名的好風景去處。內戰時期，會是紅軍老根據地，老百姓沒聽得出當年動人心魄的事故。雖然紅軍早被「驅」走了，「匪」化的老百姓都化作刀頭之鬼了。據說當時崇安城裏老百姓，逃亡，屠殺之餘，只剩下九十多個人。現在武夷山重岩疊嶂，峭谷迴深，已是官爺們的遊樂桃源，太平勝境了。但大官爺們驚魂甫定，到此「赤匪」故「巢」，想起當年，不免還有些提心吊膽。惟恐餘根不盡，冤家復活，又來與官爺們作起難來。一天夜裏司令長官公館裏的傳令兵被槍去了自由

車和衣物，急報長官，發現一赤匪。長官親督衛隊兜捕追拿，捉到了三個揀東西的人，人感俱獲。卻不是匪徒，更不是「赤匪」，而是長官的高足，中央軍校三分校的學員。這種風聲鶴唳，疑神見鬼的事，也不止一樁。

大官爺們就心的事件，在有一天終於來了，來了，果然來了。一集中營移去出營，第六團離友，當渡過崇溪到彼岸山上時，全體舉事發動，用石地拳頭和密兵特工肉搏後，衝逃出去。當時槍聲驟起，喊殺之聲動全鎮，密兵立刻大隊出動追擊。經驗豐富的官爺，斷定這是有計劃的暴動，外面必有當地老「赤匪」接應，那暴動者去的方向，又是原來一團「化匪」的山區。於是號令四處戒嚴，並增調大軍一面協助密兵追剿，一面作戰準備。鎮上的避難客，本已逃於殺人放火神祕怪異的胡說，今又傳聞某山頭有好幾百披頭散髮，手持紅纓梭額的「赤匪」集結着的謠言，更看到官軍比臨大敵還要緊嚴戒備的事實，真覺得屋頂連夜雨，才進出敵人炮口下，又穿過紅軍梭額中，嚇得草木皆兵，不敢安枕。幸而一夜沒事。去追擊的密兵隊也凱旋回來了，捉到三四個暴動者以及十多個老百姓。鎮上空氣緩和一點，但晚上戒嚴，斷絕交通，直到集中營移走。

我聽到這事件發生，也是幾年被批駁，見徐君總批脚到，我的有處和學中發現在咫尺，曾去看過難友們，又在街上向他們招呼過。弄得不好，會被招工們疑為接應者，再被弄去做「參考」（註）。在不致虛心事，夜半敲門也不得不吃驚的年頭，我真心虛自疑，越疑越心虛。在屋子裏再也

不能坐立得定，於是跑到山上一個朋友那裏住幾天再說，明哲保身，免惹是非。

過了兩天我妻來告訴我，集中營已移到建陽去了，昨天槍斃了許多許多人。她說：「我在窗口，到押過去的有一百多個人，我還以為也是到建陽去的。那知這批人走過去不多時，突然聽到許多槍聲。大概是南面那地荒廢的大茶樹地發出來的。我嚇得心驚肉跳，知道那走過去的許多人，一定被慘殺了。天呀！我親眼看到活靈靈的人才好好走過去，不過一個鐘頭，想他們都無緣無故的遭毒手，性命沒有了，天呀！真使人不敢想下去。喲！不知道其中有沒有我認識的人哩！要是你還未出來的話，我那時真會發瘋哩！」妻的眼眶已噙不住眼淚，聲音也哽咽了。我聽到這消息，只是發呆，心裏還想或許不致於一百多人都被殺死，或許殺了幾個人，其餘是陪葬恐嚇的。但妻說她聽人說的確統統被殺了，屍體還露露着，保長在叫伙子去埋葬哩！殘廢的殘酷慘毒，使人反映的，不是悲痛而是憤怒！

第二天我回到赤石，晚飯後想去看百多個同志們的殉難處，認記他們的埋葬地。我從小路迂迴繞向那茶樹地走去。偏不巧，路上遇到三個憲兵押着兩個老百姓走過來，回避不及，那憲兵班長招呼了。我問他到那裏去，他含糊答道「前面」。看那老百姓，一個是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一個是老婆，都被繩索反手背的捆綁着，死灰色的臉上，毫無表情，僵僵地走着。前面就是那荒廢的大茶樹

(註) 特工辦理一案，把明知與該案無關，而又不放心的人捉來，名爲「參考資料」。

地，這兩個老百姓大概就是特工們所說的「赤匪」，或「匪」化之民了。他們正被牽到屠殺場去，死神在等待喝血了。我不再走過去，繞轉方向，等憲兵他們走得遠了，立在高處，遙望那廣漠的廢茶棚地，只見茫茫老茶叢中，有幾處新翻的褐色沙土，烏鴉在上面來往飛掠，還有四五個老百姓在一處，不知在幹何事，大概還未完畢埋葬工作罷，暮雲漸漸籠上來，野風嗚嗚掠過枝梢，我不禁打了個寒慄。我向殉難的同志俯首靜默回來寫了幾句似詩非詩的句語。

願你們安息吧！同志，朋友！你們的事業必然勝利，必然成就，

你們將與你們的事業，同垂不朽。武夷山赤紅的岩石，煒燁悠久，崇溪的滔滔碧水，晝夜奔流，你們的埋骨處，我清楚記認在心頭。

總有這麼一天，

總有這麼的一天：

千萬人，勝利的旗幟高擎在手，踏上你們鮮血洒透的，這塊荒坵，含淚歡呼向你們的英雄祭告：「你們放出去的，我們已經全收，

「你們的榮光永耀千秋。

「你們瞑目安息吧，同志，朋友！」

， 關北的氣候很不好， 瘟疫悶透， 痢疾菌很會繁殖， 外來的人， 多不免了一場惡病。 我那晚回來， 就痰疾發作， 睡了好幾天。 前回在石塔要限我走的那個憲兵， 等到了我這裏。 他說已經請長假， 決心不幹了， 要向我借點路費到別處去。 我問他關於赤石暴動， 屠殺事件的情形， 他感他自己親見以及聽到的告訴了我。

當暴動的時候， 他不在場。 憲兵隊去追捕時他也被派出去的。 他們追上去， 暴動的人已分路而跑， 不知去向。 他們到各村子挨家落戶去搜查， 盤問老百姓： 暴動者有否到村上來？ 向什麼方向去。 村上有沒有人把食物或便衣給暴動者等問題。 據特工頭子們說， 那邊老百姓全是赤化過的， 所以老百姓答語含糊一點的， 統統捉起來。 有總隊長等來保的， 就釋放了， 其餘還有十多個認為可疑的， 都帶了來， 嚴刑審問了幾次， 審問不出什麼， 有幾個倔強的就做掉了， 還有幾個被關起來。 據說這一帶地方， 潛伏着的老紅軍還很多， 特工大頭子們恐怕跑出去的人通了他們來， 和營裏的一頭固份子一裏應外合， 於是決定圍剿一下， 免得再出亂子， 命令各隊把「頭固份子」的名單開上去， 一共有一百五十多。 經過審查， 把有社會關係接了之後還有麻煩的， 圍掉了十多個， 其餘統統決定槍斃。 那被捉回來的， 當然不得活命。 只有王才先因為醫術高明， 為集中營裏姓來的醫官所佩服。 那醫官與特務關係少一點， 認為救救這樣一個醫務人才真不容易， 起了惻惻憐憫之心， 幾次以身家性命去擔保， 還發動了幾個曾經生病由王才先醫治好的隊長及太太們幫忙說話， 才留得一條命。

決定槍斃的一共是一百四十一個，內中有七個是女的。叫他們排隊，點了名，騙說是改編爲一隊到建陽去。他們走到那茶樹荒地時，見到憲兵四面包圍佈置好火線，知道沒命可逃了，帶進包圍圈中，把他們分開發處後，他們就一個個倒在木壳槍步槍機槍的子彈下。那憲兵講到同志們犧牲時的壯烈情形，他說：「這真是令人驚心動魄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只有一個十七八歲的流淚喊冤枉，其餘沒有一個不從容剛強，視死如歸，在高呼口號聲中倒下血泊裏去，有的已吃到子彈，還在血泊中喊「中國共產黨萬歲！」有一個女的名叫楊瑞蓮的，吃了三槍還在喊口號，打了七槍才斷氣，頭顱都被打碎了。」

我問他：「你有沒有打槍呢？」他說：「我們除了官長班長之外，起初並不知道把他們去幹斃的，也以爲這批人都是所謂『頭圍份子』，特別警戒押送到建陽去的。直到向茶樹地方走去，才覺得形勢嚴重，必有事故。一聲令下，誰敢不開槍，然而不單是我一個，許多弟兄見到這情形，實在不忍下手，閉着眼睛開槍，不但手發抖連腿都發抖哩！我只打了一槍，不知有沒有打死人。事後想想我們這樣打，打不中要害，反使受難人一時死不去，更苦痛。我們回來後，大家心頭不知壓着什麼重東西，連呼吸都困難，真似做了一場噩夢。這事變給幾位弟兄的刺激太大，我那時下了決心，死也要離開這個子手隊，但連長已經注意我，直到前天才出來。弟兄們這次開脫一大批哩！」

他說：「這次撤退中，學員死的真不少。除了赤石槍斃的之外上饒出發時被擄掉的就有二十多

一個，路上病死的也有十幾個，到建陽徐市後，患痢疾、瘧疾的很多很多，已經開始有死亡了。我看留下來的，如果不能早日出去，都有死的危險。一我提起石廣村被毒藥毒死的幾個人。怕說，那幾個人吃毒藥沒有死。當時民工讓他們吃麵，他們覺得可疑，都不吃，只有李志芳吃了一碗，不知什麼緣故，大概是毒藥放得太少或藥性失效，李志芳吃了之後，只瀉了瀉肚子，却不死。就把他們用繩索勒死，分屍埋葬的。這次撤退中，據他所知，新四軍重要幹部被秘密處死的，至少在十人以上。

關於我出來之後集中營裏的許多情形，因為那志兵急於要走，我病後也疲乏，沒有多談。後來我從各方面知道這次撤退中，我們難友除了整批整批出去之外，個別逃跑的也有幾十個。在赤石被屠殺的一百四十一人之中的一個姓李的難友，因為志兵慌亂打槍，子彈只擦傷他頭部，他背過去却不會死，醒後也逃了出來。集中營在周田村時，人數最多時有千把人。前後被殺死病死的有三分之一以上，逃跑出來的也有三分之一，移到建陽還有三百不到些。等到二個月之後，我設法保釋三個難友，到徐市去接他們出來時只有二百左右了。在徐市又死於惡瘧痢疾的不少，所謂分派工作出去的也有幾十人，保釋出來的，不過十數人而已。這二百人之中還包括幾十個未派工作的自新份子，到了一年之後（那時集中營已經徐市搬到崇安城），人數又增至幾百多，但其中初期的難友只剩得幾十人了。

上營集中營裏的新舊難友，和以後陸續不斷捉進去的，以及另外關新四軍六七千軍士的鉛山集

中營裏的，單是兩處前後就有七八千人。那四川、西安規模宏大的幾個集中營裏不知有多少人，各戰區、各防區、各軍事機關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集中營；中央、各省、各專員區、各縣、大大小小各式各樣監獄裏，各系各派大小特工機關的公開或秘密的禁閉所裏，又不知關了多少人。這總共的數目，不但一般人不能知道，就連國民黨各級政府也不會知道。不知那軍事委員會調在統計局，國民黨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這兩個最高特務機關，有沒有調查局詳，統計完備，這以萬億計數的委囚犯，他們的命運也不免和我們上營裏中營的難友同樣罷！

爲了祖國的獨立，民族的自由，就身於抗戰戰線，不被俘於敵，不被殺於敵，却被所謂「自己人」來慘毒虐待，殘酷毒死，真叫做「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種是非罪過，現代人心中都能明白，雖然還有許多絕頂的人，只可心裏想想，不可口上明言。後代人却不大會明白，認爲鳥獸虫豸類裏都不會有的，人類那有此事此理。但當他讀了歷史，自會知道他的上代人類，尤其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中國，曾經出現過這樣的彘類，這樣的彘類，這樣的罪惡，所以後毋須再寫下去。去文章來明辯是非，口說無憑了。至於這稿「雜憶」呢，不過想給現代人解除些「封」之爲惡，不若是其共」的疑惑而已。但有人看了之後，認爲不夠周詳，不夠全貌，不夠細膩深刻，不夠精彩生動，不夠……這意見我也不反對。那後代人如果偶於冷攤上發見這小本子，化幾個銅子（那時一個銅子不知是否值五六元國幣）買了來，經考據家的考證，認爲確非小說家言，乃是身歷其境，親受其虐者的真

實報導，那麼，也無不可資參證之處，或有助於歷史之研究和寫作罷！

02916

煉獄雜憶

上集 中集 下集

印	發	著
刷	行	者
者	者	

東	東	一
---	---	---

北	延吉 綏化 遼東 克山	北	齊齊哈爾 吉林 哈爾濱 丹江 東安	青
印	富錦 當原 湯達 安倫	書		
刷	勃利 依蘭 集賢 奎山	店		
廠	鶴立 拜泉 山			

每册定價 元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五日 安東 版一五〇〇

